登科記考

登科記考卷十二

大興徐松

唐德宗神武孝文皇帝

貞元元年乙丑

正月丁酉朔大赦天下改元貞元舊書本紀

四月十一日勑比來所習爾雅多是鳥獸草木之名無益理道自今已後宜令習老子道德經以代爾雅其進士亦宜同大經略帖試唐會要

五月二日勑自今已後明經習禮記及第者許冬集唐會要

九月乙巳唐大詔令集注云九月二十五日按舊書本紀乙巳後有庚申辛酉冊府元龜載此月有丁巳其非二十五日

明矣
上御宣政殿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三科舉人舊書本紀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注云試官鮑防獨孤愐
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問皇帝若曰蓋聞上古至道之君垂拱無為以臨海內不理而人化不勞而事成星辰軌道風雨時若邈乎其不可繼何施而臻此歟三代以來制作滋廣異文質之變明利害之鄉威之以刑道之以禮敦其俗而彌薄防其人而益婾豈澆涓必繫於時耶何聖賢間生而莫之振也朕祗膺累聖之業猥居兆人之上虔恭刻勵如恐失墜憂濟庶務夕惕晨興永惟前王之典謨是憲是則師大禹以崇儉法高宗以求賢興夏啟之征

作周文之罰旌孝悌舉直言養高年敦本業平均徭稅黜陟幽明
勵精孜孜勤亦至矣然而浮靡不革理化不行姦亂不懲奸犯不
息五教猶鬱七臣未臻鄉黨廢尚齒之儀蒸黎無安居之志賦入
日減而私室愈貧廉察日增而吏道愈濫意者朕不明歟勢不可
歟何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效異也思欲剷革前弊創立新規施
之於事而易從考之於文而有據備陳本末將舉而行無或憚煩
略於條對自頃陰陽舛候祲沴頻興仍歲旱蝗稼穡不稔上天作
孽必有由然屢降凶災其咎安在傳曰時之不乂厥罰常陽又曰
堯湯水旱數之常也二者乖反其誰云從今人靡蓋藏國無廪積

朕屢延卿士詢訪謨猷至乃減冗食之徒罷不急之務旣開言話
亦已遵行而停廢之餘所費猶廣欲轉糧於江徼則遠不及期將
搜粟於關中則擾而無獲節軍食則功臣懷怨省吏員則多士嗟
歸中心浩然罔知攸濟子大夫蘊蓄才器通明古今副我虛求森
然就列匡朕之寡昧拯時之艱災畢志直書無有所隱 冊府元龜 文苑英
華 陸宣公集
策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問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鴻烈獲主神
器任大守重懼不克堪思與賢士大夫共康理道虛襟以佇側席
以求而羣議紛然所見異指或[illegible]

依違以來七年於茲矣國制多缺朕甚悪焉今子大夫博習墳典深明教化褎然充舉咸造於庭其極慮精心以喻朕之未寤仲尼敘禮樂删詩書修春秋贊易道六經之教所尚各殊豈學者脩行理當區別將聖人立意本異宗源施之於時孰爲先後考之於道何者淺深差次等倫指明其義夫知本乃能通於變學古所以行於今今之教人則異於是工祝陳禮樂之器而不知其情生徒誦禮樂之文而不究其事欲人無惑其可得耶將革前非固有良術堯舜率天下以義比屋可封桀紂率天下以暴比屋可戮然則上之化下罔或不從而三仁四凶較然自異有教無類豈虛言哉作

樂移風聞諸昔典夫至雅必淡至音必希文侯列國之賢君猶曰則惟恐臥矧彼流俗其能化乎將使天地同和災沴不作黎人丕變姦慝不萌何施何爲以致於此王者制禮必因其時故忠敬質文更變迭救三代之際罔不由之自秦划古法漢雜霸道紛綸于祀至教不興國家接周隋之餘俗未渲一處都邑者利巧而無恥服田畝者樸野而近愚尚文則彌長其澆風復質又莫救其鄙俗立教之本將何所從自昔哲王惟以三正互用後之術士乃言五運相生以漢應火行則周爲木德稱何赤義例頗乖永言於茲莫識厥理九流得失之論歷代興亡之由王鄭識禮之異同公穀

傳經之優劣必精必究用沃虛懷文苑英華　唐大詔令集　陸宣公集

策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問皇帝若曰朕遐觀典謨詳求理道三代之際粲然可徵未嘗不文武並興農戰兼務故能居則足食動則足兵兵足則威食足則固威則暴亂息固則敎化行理國之本實在於此秦漢以降王制不修選士廢射御之儀敎人無蒐狩之禮卽戎者不知其稼穡力本者罕習於干戈於是異文武之人分農戰之道守則乏食征則鮮兵歷茲千年竟莫能復抑知之者蓋寡將行之者惟艱歟朕念之甚勤思繼前躅頃以軍旅之士役戍靡寧勳庸既多爵秩咸貫俾服田疇應與怨咨仰給縣官不可勝

計由是版圖日減阡陌歲荒水旱小節廩餉咸竭欲使軍人悅歸於耒耜儒者咸達於韜鈐田萊盡耕攻取必勝誘人孔易其術安施王者之師本於立德兵家之法方務出奇德以信成奇以詐勝理有逆反將何適從宋襄成列而敗軍見嘉魯策韓信決囊以摧敵取貴漢朝然則喪國亡身豈霸王之道冒危乘險非仁誼之心所宜討論以定褒貶夫眾寡不敵克必以謀樂生下齊孫子破楚魏武之勝袁紹朱高之滅姚泓成敗之由備陳本末古人有言曰誅伐不可偃於天下又曰善爲國者不師二端異焉其有深旨子房序次兵法任宏論譔軍書指明異同詳錄名氏想闕商略擇善

而行文苑英華 唐大詔令集 陸宣公集

丁巳詔曰朕祇膺祖宗之業猥居億兆之上任大守重不敢康寧永懷萬事之統懼有所闕夕惕若厲中夜以興求賢審官期於至理而政化猶鬱太平未臻思得海內忠良讜誠規諫洎經術之士才略之臣以明教化以立武事惟茲三者政之大經廣巖穴之間尚多遺逸故科別條目廣延異能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韋執誼等達於理道甚用嘉之位以旌能宜升秩序其第三等人委中書門下即超資與處分第四等人即優與處分第五等人即與處分

嗟乎强學以待問進德以及時昔公孫宏猶鬬十上失之正鵠必

反諸身凡爲多士宜各自勉 册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十月甲子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韋執誼等一十八人官有差 册府元龜

十一月癸卯冬至大禮大赦天下制曰致理之本在乎審官審官之由資乎選士將務選士之道必精養士之方魏晉已還澆風未革國庠鄉校唯尙浮華選部禮闈不稽實行學非爲己官必徇人法且非精弊將安救宜令百僚詳思所宜各修議狀送中書門下參較得失擇善而行 舊書本紀 唐大詔令集 陸宣公集

進士三十三人 鄭全濟 狀元 麴信陵 唐才子傳麴信陵貞元元年鄭全濟榜及第容齋五

肇趙信陵以貞元元年鮑防下及第爲四人以六年作望江令

羊士諤 唐才子傳羊士諤貞元元年禮部侍郎鮑防下進士

陸灃 唐詩紀事灃登貞元元年進士第

姚係 唐才子傳姚係河中人貞元元年進士

盧汀 昌黎集有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五百家注引集注云盧四名汀貞元元年進士

錢徽 舊書本傳徽字蔚章父起徵貞元初進士擢第白居易和錢員外答盧員外早春獨遊曲江詩醉思詩侶有同年注雲夫蔚章同年及第

崔從 舊書崔愼由傳父從貞元初進士登第釋褐山南西道推官

崔頲 珙之父貞元初進士登第見舊書崔珙傳

諸科二十一人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韋執誼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舊書本傳京兆人父洈官卑執誼幼聰俊有才進士擢第應制科高等

穆贄 文苑英華作穆質注引登科記作贄第二人舊書穆甯傳穆質強直應制策入第三等其所條對至今傳之新書鮑防傳時比歲旱策問陰陽祲沴質對漢故事免三公卜式請烹宏羊指當時輔政者右司

郎中獨孤愐欲下質防不許曰使上聞所未聞不亦善乎卒眞高第帝見策嘉揖 柳宗元祭穆質給事文云賢良發策始振其儀天子動容敬我直辭載之冊府命以諫司云 太平廣記引異聞集穆質初應舉試畢與楊憑數人會穆策云防賢甚於防姦楊曰公不得矣今天子方禮賢豈有防賢甚於防姦穆曰果如此是矣遂出謁鮮于弁弁待穆甚厚食未竟僕報云尊師來弁奔走具靴笏遂命徹食及至一眇道士爾質怒弁相待之薄且來者是眇道士不爲禮安坐如故良久道士謂質曰豈非供奉官耶曰非也又問莫曾上封事進書策求名否質曰見應制已過試道士曰面色大喜兼合官在清近是月十五日午後當知之矣策是第三等官是左補闕故先奉白質辭去至十五日方過午聞扣門聲一郎甚厲遣人應問曰五郎拜左補闕當時不先唱第三等便兼官一時拜耳故有此報

鄭利用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楊邵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裴復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韓愈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云公諱復字茂紹河東人又云公舉賢良拜同官尉

柳公綽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舊書本傳字起之京兆華原人年十八應制舉登賢良正方直言極諫科貞元元年也

歸登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舊書歸崇敬

傳歸登貞元初登賢良科

李直方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崔邠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舊書本傳少舉進士又登賢良方正科

鄭敬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魏宏簡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宏簡見建中元年以墓誌貞元二十年辛年四十七推之是年二十八

沈迴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田元祐 見唐會要冊府元龜作元祿

徐袞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韋純 見新書鮑防傳

錢徽 見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

劉信陵 見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

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熊執易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劉簡甫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陸亘 舊書本傳亘字景山吳郡人應制舉授萬年縣丞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陸亘及第

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

許贄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超絕科 見雲麓漫鈔

知貢舉　禮部侍郎鮑防見唐語林　按防是年又為考策官唐才子傳鮑防遷御史大夫貞元元年策賢良方正得穆質柳公綽等皆位至台鼎世美其知人穆員鮑防碑詔徵賢良求其讜言時員仲兄不敢避諱譏蒼生利之宰臣病之與公並命考策者以為異日故事言或有犯投之不疑焉公曰使上聞所未聞聖朝之瑞也擢居甲第

穆質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曰臣聞帝王之理殊塗而諫諍之道一致五諫之要同歸而直諫之用為急今朝廷之不聞直聲久矣伏惟陛下採唐堯師錫之義降禹湯罪己之詞詳延直臣博求失政自近古已來憂勞思理未有如此其至者且何患乎不得為堯舜而已若欲陛下之德於天比崇欲陛下之名與天無極斯乃天之意也臣之志也不然者臣當退從作者七人之八耳孰為來

哉制策曰上古有道之君垂拱無爲以臨四海不理而人化不勞而事成星辰軌道風雨時若邈乎其不可繼何施而臻此歟三代以來制作滋廣異文質之變明利害之鄉威之以刑導之以禮敦其俗而彌薄防其人而益偷澆漓必繫於時耶將聖賢間生而莫之振也臣聞三皇以道化五帝以德化故曰脩己以安百姓垂衣而化天下天何言哉帝何力哉無爲而已遂性而已至道既往至德寖衰而三代之主先之以禮義故有法度之制質文之變高其隄防崇其刑辟不臻大化迄可小康上古之君三代之主教化既異勞逸自殊則知禮之盛衰皆德所致效在德有優劣非時有

澆漓繼三代者其隆殺可知矣制策曰朕祗膺累聖之業猥居兆人之上虔恭刻厲如恐隊失憂濟庶務夕惕晨興臣聞舜禹日兢湯武日業皆前代帝王之所以爲理憂勤之至也臣竊聞陛下憂勞大道勤績庶務無大無小必躬必親靡不關心靡不經手勤亦至矣憂亦至矣然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古人云人生處代如白駒過隙耳何忽自苦如此又陛下一則罪己二則罪己若然者復何用宰相乎何用有司乎制策曰永惟前王之典謨是憲是則師大禹以崇儉法高祖以求賢與夏啟之征作周文之罰旌孝弟舉直言養高年敦本業均平徭賦黜陟幽明厲精孜孜勤亦至矣

然而浮靡不革理化不行暴亂不懲姦犯不息五教猶墜七臣未臻鄉黨廢尚齒之儀蒸黎無安土之志賦入日減而私室愈貧廉察日增而吏道愈濫意者朕不明歟勢不可歟何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效異也思欲刻革前弊創立新規施之於事而易從考之於文而有據備陳本末將舉而行臣聞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陛下追惟前王之典謨是稽古之道也然陛下師古爲理也欲何爲乎爲皇乎爲帝乎爲王乎驅天下之人欲令歸忠耶歸敬耶歸文耶漢文帝以清淨爲宗近稱刑措漢宣帝以刑名律下亦謂中興自古以來未有不舉綱而目正不澄源而流清者矣此亦

陛下熟聞之矣是聽是則之宜更申明之使在下者有所趨也臣聞大禹稱三王首者以其卑宮室菲飲食裕人克己儉之至也其道湮沒不嗣久矣惟陛下獨能師而行之苟綸言之可復則天下之可化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者也臣聞自古求賢各以類至三皇師其臣五帝友其臣三王臣其臣取其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其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以皮幣先焉陛下欲為皇則行事師之禮欲為帝則行取友之禮欲為王則行取大臣之禮自昔哲王則有感夢而行傅巖惟肖則有協卜而出渭濱親載則有卑辭以厚禮湯命五返於處士則有可就不可

屈備獨三顧於草廬此皆陛下備問之矣臣竊見國家取賢之道
其禮部吏部失之遠矣則制策之舉最爲高科以臣言之不得無
弊且陛下弓旌不出元纁深藏無聘問之先有投刺自媒者無軟
輪之禮有躡蹻而來者支離於京闕會計於有司又廣張節文妄
設條格禁禦約束隣諸盜賊防賢之意甚於防姦崎嶇困辱曠日
引久然則一覩天顏一承聖問臣恐皇王佐器不可由此而致也
今之所得者乃臣輩瑣瑣者耳彊名曰賢賢者固如是耶厚顏包
羞臣竊自笑則高宗求賢之意似或不然此乃國家最弊之務伏
惟陛下加恩重而愼之陛下文可經天地武可定禍亂我武載張

則河壖亡命之寇既已揃翦自滅我文載脩則淮瀕逋逃之醜可以不日自來道冠古今功格上下夏啟周發曾何足云陛下旌孝弟而孝弟未能化人旌之未得其實也舉直言而直言未得上達舉之不得其人也養高年則廢禮已久未有聞也敦本業則失農者多鮮有勸者平均徭稅而怨嗟日生姦贓之吏未去也黜陟幽明而善惡同貫考課之法未精也陛下師崇儉之遺訓則淫靡何患不革前王之典謨必用則理化何患不行化行則暴亂懲姦犯息然後禮義可挾五教自宣矣七臣者豈非孝經所謂天子有爭臣七人乎今朝廷立官致位有以諫爲名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

其數甚衆不止七八使陛下有未臻之嘆其過將有所歸矣以陛下養高年之禮著於上則鄉黨不廢尚齒之儀均徭役之法行於吏則烝黎有安土之志安土則樂業樂業則務本務本則興農興農則家給家給則賦不滅而人不貧矣此道愈濫者吏之不精也臣竊見吏部課最者遺其實以資歷爲優試材者失其本以書判爲上加以檢驗滋章簡牘繁揉贖眊淹滯吏緣爲姦事壅於上權移於下胥役末品得擅官府所以財賄公行不殊市道量職求直價若平準然古則爲官擇人今則爲財擇官反古害今其弊如是又有通經之日試文之科不同歸於吏部選之至於此雖廉察日

猶因不及也若劃革前弊明詔固當疾行創立新規微臣以爲不可且烈祖之憲章未改前王之法度粲然德輶如毛在克己而已何必改作然後成功因人之欲順天之時則易從行古之道得理之中則有據

劄策曰自頃陰陽舛候祲沴頻興仍歲旱蝗稼穡不稔上天作孽必有由然屢爲凶災其咎安在傳曰時之不乂厥罰恆暘又曰堯湯水旱數之常也二者相反其誰云從今人靡蓋藏國無稟積朕屢延卿士詢訪謀猷至乃減冗食之徒罷不急之務既開嘉話亦已遵行而停廢之餘所費猶廣欲轉輸於江徼則遠不及期將搜粟於關中則擾而無獲節車食則功臣懷怨省吏員

則多土靡歸中心浩然罔知攸濟臣聞旱蝗者稽諸洪範爲言不乂之罰也言之不乂令之不信也言者西方金也金失其性爲木所傷木東方少陽古云陽勝所以爲旱陽既亢極氣又鬱蒸則介蟲爲孽蝝蝗爲害臣見比年旱魃爲害已甚矣則洪範之徵亦明矣無乃陛下詔令不信乎抑又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其握兵者不本乎仁義貪於殘戮人用愁苦怨氣積下以傷陰陽之和也則國家兵先於河北河北旱蝗隨之次及河南河南旱蝗亦隨後次及關中關中又蝗旱旱既仍歲蝗亦比年無乃陛下用兵者不詳其道也臣謹稽古典參於歷代禳除異術祈禱多門至若貶食省

用禳禱圭璧求邪於幻術覬福於淫流土龍矯首於通衢羣巫分袖而鼓舞此又從人之欲也至若兩漢舊儀三公當免卜式著議羔羊可烹此又一時之事也然俱非救旱之本去災之道則有一郡一邑一宰一牧勤恤人隱精達神明或以身禱或以心禱蝗且去境旱不爲災牧宰之微尙或臻此况陛下尊爲天子德爲聖人神動而天從氣使而時變至誠所感何往不通臣伏見陛下去年八月二日所下德音避正殿而不居損常膳而不御議獄緩死掩骼埋胔詔文始書害氣將究詔書始下和氣自生故不旬朔之間兇渠殲殄兵革偃息甘雨薦降氛災自銷天之監人也明矣速矣

然則陛下之德有以動天天且不違況於鬼神乎若堯湯之災陰
陽之數此則先儒之言略矣小臣不敢傳疑惟洪範之徵信也謹
而言之陛下從而鑒之臣聞堯之水湯之旱而國無損瘠者蓄積
多而備先具也今國家或時不雨一歲不登堯湯比之懸矣人至
困竭國爲空虛者備之不早頃所以賦斂無極怨讟日盈權須詭
求朝令夕具豈不以兵食乎今蒲同勞師既還關輔生人纔息不
急軍食不煩軍須則搜粟關中重擾未可轉輸江徼雖遠可期關
兵食以稟儲雖積食猶慮費用者多則功臣何因而懷怨擇賢才
以實官雖省員猶慮曠職者衆則多士何夏而靡歸臣聞方內之

理亂由君上之所執上有所執則下有所守臣竊觀國理似或不然無可久之圖無常備之制用無本末舉無條綱任運而行應急而化若虛舟之爲用濟江河如亂絲之勢望成綸綍所以遇運則福至遇厄則禍生遇歲惡則勞遇歲豐則逸坐迎天命不關人謀聖心浩然罔知攸濟者乃彝倫不敘之故制策曰子大夫蘊蓄才器通明古今副我虛求森然就列匡朕之寡昧拯時之艱災畢志直書無有所隱此乃陛下厚禮眾君子之意臣微曷足以當之若臣者生爲唐人馬牛之齒甫以壯矣道不得行身不得遂陋矣賤矣與螻蟻何異然詩書天人之際皇王經緯之道三墳六經九流

百氏前王沿革之要歷代興亡所由既皆經之於心頗亦備之於學雖未之究可略而言至若時政之損益任賢之得失刑辟之有輕有重生人之或利或病臣又耳或有所妄聞身遠與寡莫爲之先且無因至陛下言之爾皇天后土宗廟社稷實宜知臣之心每用憤發惆款隱憂愊臆激於肝血藏於骨髓思有以一出之久矣蒙陛下開天地之德降雷雨之施深詔執事旁延郡國俾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舉臣也幸苟有志人乃舉之此亦上天降祐皇唐使陛下錫臣此便得有路索言之於上也若賢與良則臣豈敢惟諫與直或有可覩言不直諫不極是微臣不忠之罪孤陛下虛

聽之德也至如忌諱挾誅誹謗附律脯醢淫戮鼎鑊濫刑此乃昏主暴君亾國之具亦陛下之所明知故臣不復有虞於聖朝耳是敢竭慮極愚指陳其切是耶納而行之非也容而宥之所謂言之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謹對劉文苑英華

二年丙寅

六月十一日勅開元禮國家盛典列聖增修今則不列學科藏在書府使效官者昧於郊廟之儀治家者不達冠昏之義移風固本合正其源自今已後其諸色舉人中有能習開元禮者舉人同一經例選人不限選數許集但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超

資與官義通七十條策通二道已上者放及第已下不在放限其有散試官能通者亦依正員官例處分其明經舉人有能習律一部以代爾雅者如帖義俱通於本色減兩選令即日與官其明法舉人有能兼習一經小帖義通者依明經例處分 冊府元龜 唐會要

進士二十七人

張正甫 狀元 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張正甫第一人及第 補書本傳正甫字踐方南陽人曾祖大禮坊州刺史祖紹貞尚書右丞父泚蘇州司馬正甫登進士第

竇牟 唐才子傳竇牟字貽周貞元二年張正甫榜進士 韓愈竇牟墓誌銘公學問于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於京師人遲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其業皆曰莫先竇生于時公舅袁高為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五百家注引程注牟京兆金城人 褚藏言竇牟傳府君諱牟字貽周貞元二年舉進士與從父弟故相與司徒易直故相國少師李公夷簡故

兵部侍郎張公貫故工部侍郎張公正甫同年上第按長慶二年辛年七十四是年三十八歲

竇易直 見上因話錄

竇相易直幼時名秘家貧就業村學其教授叟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風雪暴至學童悉歸家不得而宿于漏屋之中寒爭附火唯竇公寢於榻夜深方覺叟撫公令起曰竇秘君後爲人臣貴壽之極勉勵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舉進士亦隨駕而西乘一蹇驢至開遠門人稠路隘其扉將闔公懼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驢兼捶其後得疾馳而出顧見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後莫忘闕情及升朝訪得其子提挈累至吏中榮達　按舊書本傳云易直舉明經爲秘書省校書郎言明經似誤

李夷簡 見上

舊書本傳字易之鄭惠王元懿四世孫擢進士第中拔萃科

李俊 太平廣記引續元怪錄

播州刺史李俊舉進上述不中第貞元二年有故人國子祭酒包佶者通於主司援成之榜前一日當以名聞執政初五吏俊將候佶里門求開立馬門則旁有賣糕者其氣爞燄有一吏若外郡之郵檄者小鬢匿帽坐于其側閎有欲糕之色俊爲買而任之咨甚喜將數片俄而里門開眾競出客獨附俊馬曰願請聞俊下聽之曰某乃其之吏送進士名者君非其徒耶俊曰然曰送棠之牓在此可自奇之因出視俊

無名垂泣曰苦心筆硯二十餘年偕計者亦十年今後無名豈終無成乎曰君之成名在十年之外祿位甚盛今欲求之亦非難但於本祿耗半且多屯剝纔獲一郎如何俊曰所求者名名得足矣客曰能行少賂于冥吏即於此取其同姓者易其名可乎俊問幾何可曰陰錢三萬貫某感恩而以誠告其錢非某敢取將遺牘吏來日午時送可也復授筆使俊自注從上有故太子少師李夷簡名俊欲揩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祿重未易動也又其下有李溫名客曰可矣乃揩去溫字注俊字客遽卷而行曰無違約既而俊詣佶佶未冠聞俊來怒出曰吾與主司分深一言狀頭可致公何躁甚頻見問吾其輕誚者邪俊再拜對曰俊懇於名者若恩決此一朝今當呈榜之晨月貢來謁佶唯唯色猶不平俊愈憂之乃變服伺佶出隨之經皇城東北隅逢春官懷其榜將赴中書佶揖問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誡知獲罪負荊不足以謝然迫于大權難副高命佶自以交分之深意謂無阻聞之怒曰季布所以名重天下者能立然諾今君移妄于某蓋以某官閑也平生交契今日絕矣不揖而行春官遽追之曰迫於豪權留之不得竊恃深顧外于形骸見責如此寧得罪於權右耳請同尋榜指名塡之祭酒開榜見李公夷簡欲指春官急曰此人宰相處分不可去指其下李溫曰可

矣遂指去溫字注俊字及榜出俊名果在已前所指處其日午時隨衆參謝不及赴糕客之約迫暮將歸道逢客泣示之背曰為君所誤得杖矣膺吏將舉劾某吏他祈共止之某背實有重杖者俊驚謝之且曰當如何客曰來日午時送五萬緡亦可無追劾之厄俊曰諾及到時焚之遂不復見然後筮仕之後追劾貶降不絕于道終得岳州刺史未幾而終按是年即包佶放榜小說家言未足盡據

李稜　太平廣記引續定命錄故殿中侍御史李稜貞元二年擢第

張賈　呂溫韋夏卿碑言開府辟十有禮部員外郎清河張賈

張署　昌黎集有河南令張署墓誌銘君諱署河間人大父利貞皇考諱郇使君方質有氣形貌魁頎長於文詞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為校書郎五百家注引樊曰君行十一又引補注著貞元二年進士第

齊據　高陽齊據見柳宗元送嚴公貺序韓注據貞元二年中第

劉闢　舊書本傳貞元中進士擢第宏詞登科　獨異志唐劉闢初登第詣卜者葫蘆生筮得一卦以定官祿葫蘆生雙瞽卦成謂闢曰自此二十年祿在西南不得善終闢留束素與之其後脫褐從韋令公於西川官至御史大夫為行軍司馬既二十年韋病薨使闢入奏請益東川詔未允闢乃微服單騎復詣葫蘆生筮之揲蓍成卦謂

闢曰吾二十年前常與一人曾卜得无妄之隨今復得此卦非異
昔賢乎闢即依阿唯諾蓟盧生曰若審其人禍將至矣闢不甚信
乃歸蜀果叛憲宗皇帝擒之戮于藁街　按韋皋卒於永貞元年
逆數至貞元二年爲二十年惟韋皋傳言順宗即位皋遣支度副
使劉闢於京師獨異志謂皋薨後闢
乃入奏非是且皋已死誰復使闢耶

諸科一人

韜晦奇才科　朱放　唐才子傳朱放字長通南陽人貞元二年詔舉韜晦奇才詔下聘禮拜左拾遺不就

知貢舉　禮部侍郎鮑防　國子祭酒包佶　舊書本傳正月丁未以禮部侍郎鮑防爲京兆尹國子祭酒包佶知禮部貢舉　穆員鮑防傳每歲貢士充於王庭心爲蠹竊事絕請託京師仍歲蝗旱務殷人耗拜京兆尹
摭言貞元二年禮部侍郎鮑防帖經後改京兆刑部侍郎
永樂大典引嘉定鎮江志包幼正以國子祭酒知貢舉

三年　丁卯

進士三十三人

牛錫庶　狀元　摭言：貞元二年，牛錫庶、謝登，蕭少保下及第。先是昕寶應二年一榜之後，爾來二紀矣。國之耆老，殆非俊造馳騖之所。二子久屈場籍，其年計偕來，主文頗以耕鑿爲急，無何並馳人事，因迴避朝客譏人所第。昕岸幘倚杖，謂二子來謁，命左右延接。二子初未知誰也，潛訪于闕吏，吏曰「蕭尚書也」。因各以常行一軸面贄，大家稱賞，所以久無後進及門，見之甚喜，因留連竟日。餓有一僕附耳，昕盼二子嶷然。既而上列繼至，二子隱于屏後。或曰：「二十四年截主文柄，國朝盛事所未曾有。」二子聞之，亦不意是。昕猶慮數刻淹留，失之善地。朝朝士既去，二子辭昕，面告之後，許以高第，竟如所諾。　太平廣記引逸士：牛錫庶性靜退寡合，累舉不第。貞元元年，因開日者曰：「君明年合狀頭及第。」錫庶但望偶中一第爾，殊不信也。時已八月，未命主司。偶予少保蕭昕宅前，値昕杖策將獨遊南園，錫庶遇之，遽投刺并贄所業。昕獨居，方思賓友，甚喜，延與之語，及省文卷，再三稱賞。因問曰：「外間議者以何人當知舉？」錫庶對曰：「尚書至公爲心，必更出領一歲。」昕曰：「必不見命，若爾，君即狀頭也。」錫庶起拜謝，復坐未安，忽聞馳馬傳呼曰：「尚書知舉。」昕遽起，錫庶復再拜。曰：「尚書適已賜許，皇天后土，實聞斯言。」昕曰：「前言期矣。」明年果狀頭及

第

謝登 見上

趙傪 因話錄趙傪貞元三年進士及第當年制策登科唐語林以為貞元六年進士拔傪于四年登制科則語林誤矣按部撰顯慶登科記序者

裴墐 柳宗元裴府君墓碣公諱墐字封叔河東聞喜人由進士上第校書崇文館轉注貞元三年墐中進士拔墐之後夫人宗元兄女

制科五人

知貢舉　禮部尚書蕭昕 舊書本傳昕貞元初兼禮部尚書尋復知貢舉　按舊書三年正月乙巳禮部侍郎薛播卒蓋以播代信播卒昕方知舉也

四年 戊辰

正月庚戌朔御丹鳳樓大赦制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者高蹈不仕隱居巖穴孝弟力田聞於鄉里所在長官具以名聞親當策試

冊府元龜

是月勅應補宏文崇文學生員闕至少請補者多就中商量須有先後伏請（按伏請上疑有奪文）准建中三年十一月勅先補皇緦麻已上親及次宰輔子孫仍於同類之內所用蔭先盡門地清華履歷要近者其餘據官蔭高下類例處分（唐會要）

四月（唐大詔令集作正月令從冊府元龜）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問皇帝若曰朕聞王者統御寰宇司牧黎元一人之聰不足以周聽一人之目不足以徧觀敷求賢良用輔聞見朕以寡德纂承丕緒託於人上十載於茲雖多難僅甯而昇平未復永惟前古之理布在方冊憲

章典禮可得而詳考之則易遵行之則難至中夜忘寢莫知所以
然子大夫學覽該通待問斯久欽襟應召朕甚嘉焉各殷爾心以
祛予惑成王致理刑措不用孝文勵精斷獄四百太宗皇帝篩令
舉歷削平八隅囹圄空虛又踰前代一歲所決二十九人今者官
署尚存法令明具封域之內可謂小康而黔首上僚尚資科禁循
源究本其故何哉豈朕教之不明將或人之多僻佇數旨要當酌
其宜文王建邦經制斯備周公立政禮樂增修然而朝命六卿揆
分百度鄉閭有長林澤有官討以職員勅以萬數農夫不充于緝
伍編籍不給於虞衡以是制人義或安在承言師劾良用為疑居

虞設規九載三考俾安其位將盡其能列授羣司寄之衆務一官不理事有所曠一吏非人官有所廢罰宜俟於終日賞不待於踰時若官曠而後求人事廢而後變法政將口澆其道如何今欲濟天下於太和致羣生於仁壽勸農務本何術爲先敦學崇儒何禮爲切何方可以順風雨何典可以序神祇成湯遇災何七年而後禱高祖伐叛何歷載而不賓辨於古者適於今鑒於事者明于理備陳終始朕親覽焉唐大詔令集

進士三十一人摭言貞元中劉太眞侍郎試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園花發詩按太眞進放兩榜此未知何年姑載于第一榜俟考五百家韓注引孫注貞元四年侍郎劉太眞知舉放進士三十六人崔立之中第　按此年三十一人云三十六人

未知孰是或誤以五年人數當之也

包諠

摭言包諠者江東人也有文辭初與計偕到京師後時起試不及宗人祭酒佶憐之館于私第諠多遊佛寺無何唐突中書舍人劉太真覩其色目即舉人也命一介致問諠勃然曰進士包諠素不相識何勞要問太真甚銜之以至專訪其人於佶佶聞諠所為大怒而忌之因詬責遣移他舍諠亦無怍色明年太真主文志在致其永棄故落雜文俟終場明遣之既而自悔之曰此子既怍我從而報之是為淺丈夫也必矣但能示懲其人何必在此於是放入策太真將放榜先巡宅呈宰相榜中有姓朱人及宰相以朱泚近大逆未欲以此姓及第亟遣易之太真錯愕趨出不記他人唯記諠爾及諠謝恩方悟己所懸也因明言乃知得喪非人力也蓋假手而已　唐語林包諠江浙人下第遊謁南與劉太真相會辨難劉詞屈貴其不敬諠擲杯中其額後太真為禮部侍郎諠應舉太真覽其文卷於包侍郎佶之家初甚驚嘆及覩其名乃包諠也遂默然至出榜宰相欲有去留面問太真換一名太真不能對忽記諠之姓名遂言之遂中第　按唐語林所載與摭言異故兩存之　顧況華亭縣令延陵包公壁記云君辟秀才以文字自附隨難奉天重圍既解上撫其背而眷信亦以賓禮待之拔包公疑即諠也　崔

立之唐詩紀事立之登貞元進士第　容齋續筆崔立之字斯立立之在唐不登顯仕他亦無傳而韓文公推獎之備至其藍田丞壁記云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其騁崔詩事詩云崔侯文章苦捷敏高浪駕天輸不盡曾從關外來上都隨身卷軸車連軫朝為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遒緊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螻蚓其寄崔二十六詩云西城員外丞心跡兩崛奇往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傲兀坐試席深叢見孤羆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為四坐各低面而不敢拭眼窺佳何喧衆口考官敢瑕疵進年收科第若摘頷底髭其美之如是但記云貞元初挾其能戰藝丁京師再進再屈於人而詩以為連年收科第何其自為異也于按杭本韓文作再屈于人獨本作再進屈千人文苑亦然蓋他本誤以千字為于也又登科記立之以貞元三年第進士七年中宏詞科正與詩合　按韓文考異于藍田縣丞廳壁記下云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六年中博學宏詞又於寄崔二十六立之詩下云立之中貞元四年進士第知舉侍郎劉太眞洪氏所引登科記誤士選吏部考功五百家注引樊氏曰貞元四年叅登進士第

鄭羣 韓愈鄭羣墓誌銘羣字宏之世為榮陽人以進

李君何 見文苑英華

周宏亮 見文苑英

華唐詩紀事宏光登貞元進士第

胄著見文苑英華

陳翥見文苑英華

明經科

林藴明林俊見素文集藴字夢復拔第六子貞元四年明經及第

諸科二十六人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崔元翰廣卓異記引登科記貞元四年崔元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頭登科　權得與崔君元翰集序年殆知命甫與計偕至京師洎博學宏詞直言極諫凡三登甲科名動天下　按玉芝堂談薈唐有四元崔延翰又為制科首延翰嘗為元翰

裴次元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李彝見冊府元龜唐會要任華送李彝宰新都序宗室後進有以學術辭藻著稱者彝也去年制舉不捷無何以書歷抵二相國論安邊術由是召試西掖凡數十百人彝與莊若訥高郢同入高等

崔農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史牟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陸震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柳公綽見冊府元龜唐會要舊書本傳貞元四年復應制舉再登賢良方正科時年二十一

劉禹錫舉開州柳公綽自代狀前件官以賢良方正再豖王庭

趙修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徐宏毅見冊府元

龜唐會要　韋彭壽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鄭儒立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王及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杜倫見冊府元龜唐會要杜行方墓誌然考倫文術政事為時龜玉異時選部第書判明廷策賢良皆登甲科歷憲門郎署而後出分符竹

元易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王貞見冊府元龜唐會要按是年林蘊亦應賢良方正而未登科其策有云臣遠祖比干因諫而死天不厭直更生微臣見黃滔莆山靈巖寺碑銘序

清廉守節政術可稱堪任縣令科

李巽見唐會要　冊府元龜作李巽按舊書本傳及權德輿作墓誌皆不言巽應制科則作巽者是

孝弟力田聞於鄉閭科

張皓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知貢舉　禮部侍郎劉太眞唐語林貞元四年劉太眞侍郎入貢院將前上司蕭昕尚書詩曰獨坐貢

闈與秋、心芳草生山公
昨夜事應見此時情
李君何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園花發詩曰春晴凭水軒仙杏發南
閣開蕊風初曉浮香景欲暄光華臨御陌色相對空門野雪遥添
浄山烟近借繁地閑分禁苑景勝類桃源况值新晴日芳枝度彩
鸞文苑英華
周宓晃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園花發詩曰江亭閑望處遠近見秦
源古寺遲春景新花發杏園萼中輕蘂密枝上素姿繁拂雨雲初
起含風雪欲翻容輝明十地香氣遍千門願莫隨桃李芳菲不爲
言文苑英華

曹著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園花發詩曰渚亭臨淨域憑望一開軒晚日分初地東風發杏園異香飄九陌麗色映千門照灼瑤華散葳蕤玉露繁未教遊妓折乍聽早鶯喧誰復爭桃李含芳自不言

文苑英華

陳翥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園花發詩曰曲池晴望好近接梵王家十畝開金地千林發杏花映雲猶誤雪照日欲成霞紫陌傳香遠紅泉落影斜園中春尚早亭上路非賒芳景堪遊處其如惜物華

文苑英華

五年己巳

二月勅特置三禮開元禮科舊書職官志按開元禮科置於二年至此年始有登科者見登科記職官志誤

四月詔曰明經舉人所習爾雅多是草木鳥獸之名無益理道宜令習老子道德經以代爾雅其進士同大經例帖冊府元龜

五月二一作二十日詔曰王者設教勸學佽先生徒肄業執禮爲本故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安上理人莫善於禮然則禮者務學之本立身之端居安之大猷致理之要道屬辭比事而不裁之以禮則亂疏通知遠而不節之以禮則誣實百行之本源爲五經之戶牖雖聖人設教罔不會通而學者遵行宜有先後自頃有司

定議討功記習不量教化淺深義理難易遂使修傳學者例從冬集習禮經者獨授散官敦本勸人頗乖指要姑務宏獎以廣儒風自今以後明經習禮記及第者亦宜冬集如中經兼習周易若儀禮者量減一選應諸色人中習三禮者前資及出身人依科目例（通典册府元龜作依科目選例吏部考試）白身人依貢舉例（通典册府元龜作依貢舉例禮部考試）每經問大義三十條試策三道所試大義仍分主司於朝官學官中簡擇精通經術三五人間奏主司與同試問質定通否義策全通爲上等特加超獎大義每經通十五條（通典會要作二十五條）已上策通兩道已上爲次等依資與官如先是員外試官者聽依正員例其習開

元禮八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爲上等大義通八十條已上策通兩道已上爲次等餘一切並准習三禮例處分其諸館學士願習三禮及開元禮者亦聽仍永爲常式册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

進士三十六人

盧頊狀元

楊巨源唐才子傳楊巨源字景山蒲中人貞元五年劉太眞下第二人及第

崔簡柳宗元祭姊夫崔使君簡文韓注崔簡貞元五年中進士第又崔使君權厝志注云崔簡字子敬

馬逢唐才子傳馬逢關中人貞元五年盧頊榜進士

王叔雅許志雍故江南西道觀察判官監察御史裏行太原王公墓誌銘公諱叔雅字元宏太原祁人郡舉進士纔及京師動月届指傾蓋結轍爲禮部侍郎劉太眞深見知遇再舉而登甲科以元和四年卒年五十五推之是年三十五歲

嚴公弼柳宗元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覲省詩序子之伯仲皆脫略貴美服勤儒素退託于布衣韋帶之任如少習然故繼登上科董宗說注云嚴公貺兄公弼貞元五年登第

張正元唐詩

紀事正元登貞元五年進士第

裴度　舊書裴度傳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五年進士擢第　劇談錄唐中書令晉公裴度微時羇寓洛中常乘蹇驢入皇城方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橋柱而立語曰蔡州用兵日久徵發甚困於人未知何時平定忽覩度驚愕而退有傒者攜書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爲將既歸僕者具述其事度曰見我龍鍾相戲耳其秋果領鄉薦明年及第泊秉鈞衡遂平淮西入朝居廊廟大拜止司徒爲侍中中書令洎留守洛師每話天津橋老人之事　撫言裴晉公質狀妙小相不入貴既屢屈名場頗亦自惑會有相者在洛中大爲搢紳所神公時造之問命相者曰郎君形神稍異於人不入相書若不至貴卽當餓死然今則殊未見貴處可別日垂訪勿以粗櫑相鄙候旬日爲郎君細看公然之凡數往矣無何阻朝客在彼因退游香山佛寺徘徊廊廡之下忽有一素衣婦人致一緹褶於僧伽和尚欄楯之上祈祝良久復取笺擲之叩頭瞻拜而去少頃度方見其所遺忘念致彼既不可追然料其必再至因爲收取躊躇至暮婦人竟不至度不得已攜之歸所止詰旦復攜至彼時寺門始闢俄覩向者素衣疾趨而至[illegible][illegible]撫膺惋歎若有非橫度從而訊之婦人曰新婦阿父無

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二犀帶一直千餘緡以遺津要不幸遺失于此今老父不測之禍無所逃矣度憮然復細詰其物色因而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不顧而去尋詣相者相者審度顏色頓異大言曰此必有陰德及物此後前程萬里非某所知也再三詰之度偶以此言之相者曰祇此便是陰功矣他日無相忘勉旃勉旃度果位極人臣　裴度劉太眞神道碑銘貞元三年拜禮部侍郎天下賓王之士尚實遠名者稱相賀矣秉公心而排羣議履正道而杜私門以為登善與能試言考藝若求虛譽獲小嫌是全身之計非取士之方也迺貶抑浮僞仍歲不回適值時棟變更朝柄奪移怒不在公而及于公矣遂因囂囂之口成是貝錦出爲信州刺史又曰門人之在朝廷者諫議大夫杜羔中書舍人裴度起居舍人盧士玫殿中侍御史李修光祿少卿盧長卿右司郎中韋乾度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在藩牧者浙東觀察都團練使御史中丞李遜黔中觀察經略使御史中丞李道古澤州刺史中丞盧頊嘉州刺史王良士復州刺史鄭羣汭州刺史嚴公弼慈州刺史劉元鼎其在幕府者侍御史田伯殿中侍御史盧播馬逢監察御史馮魯楊巨源其在畿者櫟陽令麻仲容藍田丞崔立之盩厔尉魏澹等咸懷賞鑒自悼遺闕　按裴公統言兩榜無由別爲某年今

并載於下以俟考

胡証　舊書本傳証字啟中河東人父瓌証貞元中擢登科　摭言胡証尚書質狀魁偉膂力絕人與裴晉公度同年度嘗狎遊爲兩軍力人十許輩陵轢勢甚危窘度潛遣一介求救于証証衣皂貂金帶突門而入諸力士睨之失色証飲後到酒一舉三鍾不啻數升杯盤無餘瀝逡巡主人上燈証起取鐵燈臺摘去枝葉而合其跗橫置膝上謂眾人曰鄙夫請非次改令凡三鍾引滿一遍三臺酒須盡仍不得有滴瀝犯令者一鐵躋証復一舉三鍾次及一角觝者凡三臺三徧酒未能盡淋漓逆至並坐証舉躋將擊之羣惡皆起設拜叩頭乞命呼爲神人証曰鼠輩敢爾乞汝殘命叱之令去　按昌黎有奉酬振武胡十二丈大夫詩

羅玠　摭言羅玠貞元五年及第開宴曲江泛舟舟沈玠以溺死後有闕宴前卒者謂之報羅　按玠衡山人劉禹錫送周魯儒詩序言玠升俊造仕甸服官至御史則摭言之說未確

杜羔　新書杜兼傳從弟羔貞元初及進士第　按世系表羔爲襄陽杜氏兼爲洹水杜氏非同族　玉泉子杜羔妻劉氏善爲詩羔累舉不中第乃歸將至家妻即先寄詩與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迴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即時而去竟登第而返

竇平　昌黎集有

送竇從事序五百家注引孫注曰平扶風平陵人貞元五年登第

李方叔 見昌黎集張署墓誌銘五百家注引樊曰方叔貞元五年登第

盧士玫 李修 盧長卿 韋乾度 李遜 舊書本傳字友道曾祖進德太子中允祖珍玉昌明令父震雅州別駕遜登進士第 元稹李建墓誌銘曰與仲兄遜舉進士並世爲公卿

李道古 舊書李皋傳子道古登進士第 韓愈李道古墓誌銘公以進士舉及第五百家引補注道古貞元五年登第

王良士 劉元鼎 盧璠 馮魯 麻仲容 趙濬 張汾 乾膺子貞元初邢君牙爲隴右臨洮節度進士張汾往謁後二年及第按邢君牙拜節度在貞元三年則汾登第疑在此年

明經科 丁公著 舊書孝友傳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郡人祖裒父緒公著年十七父勉令就學年二十一五經及第按公著卒於大和六年年六十四及第當在是年

諸科六人 玉海引登科記貞元五年始有開元禮一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劉太眞　舊書本紀三月丙寅貶禮部侍郎劉太眞爲信州刺史　冊府元龜德宗貞元五年禮部侍郎劉太眞貶信州刺史太眞性怯懦詭隨其掌貢舉宰臣姻族方鎭子弟先收擢之又常敘陳少遊勳績擬之桓文大招物議因有斯貶　按魏邈墓誌銘云少履文字貞元初以鄉舉射策上省者五六以賄援兼無竟不登第然當時稱屈者衆矣是其時貢舉固未厭人望也　楊巨源有懷德抒情寄上信州座主詩

六年庚午

九月勅本置兩館學生皆選勳賢胄子蓋欲令其講藝紹習家風固非闕此倖門墮紊典教且令式之內具有條章考試之時理須精覈比聞此色倖冒頗深或假市門資或變易昭穆殊虧教化之本但長僥競之風未補者務取闕員已補者自然登第用蔭既已

乖實試藝又皆假人誘進之方豈宜如此自今已後所司宜據式文考試定其升黜如有假代並准法處分 冊府元龜

進士二十九人 按柳宗元集有省試觀慶雲圖詩韓注以爲公舉進士時所作考子厚舉進士于貞元五年則省試自六年始七年以後題皆可考則觀慶雲圖爲六年試題矣

唐欵 舊書文苑傳唐欵貞元六年登進士第 權德輿唐君墓誌君諱欵字嘉言北海人貞元初舉進士甲科

李君房 昌黎集有發直贈李君房別一篇五百家注引集注云君房張建封壻也

鄭權 舊書本傳滎陽開封人登進士第 昌黎集有送鄭權尚書序五百家注引孫曰權貞元六年進士汴州開封人貞元六年舉進士第

明經科

林著 明林俊見素文集著小名友直按第三子貞元六年明經及第

諸科五人

丁公著 公著以五經及第明年又通開元禮授集賢校書郎見孝友傳

博學宏辭科　崔立之 見韓文考異

知貢舉　禮部侍郎張濛 歐陽詹唐天文述歲在辛未貢貞元七年范陽張公濛為春官之二年蕭劉太真貶後張濛代為禮部侍郎至七年為三年是六年為張濛知舉案新書張說傳言濛事德宗為中書舍人不言為禮部侍郎按濛張說之孫均之子

七年 辛未

十二月秘書監包佶奏開元刪定禮記月令為時令其音及義疏頗未刊正其閒元禮所與月令相涉者請選通儒詳定從之 唐會要

進士三十八人 試珠還合浦賦以不貪為寶神物自還為韻青雲干呂詩見文苑英華

尹樞狀元 摭言杜黃門第一榜尹樞為狀頭先是杜公主文志在公選知其無預評品者第三場庭參之際公謂諸生曰主上誤聽薄劣俾為社稷求

棟梁諸學生皆一時英儁柰無人相救時人策五百餘人相顧而已樞年七十餘獨趨而進曰未喻侍郎尊旨公曰未有榜帖對曰樞不才公欣然延之從容因命卷簾授以紙筆樞援毫斯須而就每一札一人則抗聲斥其姓名自始至末列庭聞之咨嗟歎其公道者一一川然後長跪授之唯空其元而已公覽讀致謝訖乃以狀元爲請樞曰狀元非老夫不可公大奇之因命筆親自札之　盧綸有送尹樞令狐楚及第後歸覲詩云佳人比香草君子即芳蘭寶器金鼎重清音玉佩聯貢文齊受寵獻禮兩承歡鞍馬并汾地爭迎陸與潘見文苑英華

陸復禮

林藻

永樂大典引莆陽志貞元以前莆人未有登進士者七年林端公藻始擢第　太平廣記引閩川名士傳貞元七年杜黃裳知舉聞尹樞時名籍籍乃微服訪之問場中名士樞唯唯黃裳乃具告曰某即今年主司也受命久矣唯得一人某他不能盡知敢以爲請樞矍然謝曰既辱下問敢有所隱即言予弟有崔元略孫進有林藻令狐楚數人黃裳大喜其年樞狀頭及弟試珠還合浦賦藻成忽假寐夢人告曰何不敘珠來去之意既寤乃改數句及謝恩黃裳謂藻曰敘珠來去如有神助　能改齋漫錄引趙傪唐登科記林藻第十一人　按全閩詩話謂是年進士二十人林藻第十八

談直齋書錄解題藻字緯乾 按藻披次于黃滔祭陳嶠文云俱擅乙中之二注謂林藻與嶠皆第十二人當以此為正

令狐楚 唐才子傳令狐楚字殼士敦煌人也五歲能文章貞元七年尹樞榜進士及第 舊書本傳祖崇亮父承簡楚兒童已學屬文弱冠應進士貞元七年登第 劉禹錫令狐公集序公名楚字殼士敦煌人令占數於長安右部天授神敏性能無師始學語言乃協宮徵故五歲已為詩成章既冠參貢士果有名字時司空杜公以重德知貢舉擢居甲科

王展貞 見文苑英華

彭伉 永樂大典引宜春志彭伉貞元七年登進士第伉九之孫 唐詩紀事彭伉評事宜陽後君之孫伉始以詩寄妻曰莫訝相如獻捷遲緗書誰道淚沾衣不須化作山頭石待我東堂折桂枝及第後廉使于公辟入幕歲久未回妻張氏寄二絕其一云久無音信到羅幃路遠迢迢遣問誰問君折得東堂桂折罷那能不暫歸其二云驛使今朝過五湖殷勤為我報狂夫從來誇有龍泉劍試割相思得斷無 李涉酬彭伉詩云公孫閣裏見君初衣錦南歸二十餘莫嘆屈聲猶未展同年今日在中書按同年在中書謂令狐楚蕭俛

蕭俛 舊書本傳俛字思謙曾祖太師徐國公嵩祖華父恆俛貞元七年進士擢第又曰俛與皇

甫鎛及令狐楚同年登進士第乾䐊子唐貞元中蕭俛新及第時國醫王彦伯住太平里與給事鄭雲逵比舍住俛患寒熱早詣彦伯求診候誤入雲逵第會門人他適雲逵立于中門俛前趨曰某前及第有期集之役忽患具說狀雲逵命僕人延坐爲診其脈曰據脈候是心家熱風雲逵姓鄭若覓國醫王彦伯東鄰是也俛赧然而去

皇甫鎛

舊書本傳安定朝那人祖鄰幾汝州刺史父愉常州刺史鎛貞元初登進士第又令狐楚傳楚與黃甫鎛蕭俛同年登進上第

房次卿

昌黎集有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詩五百家注引樊汝曰諱行錄云房次卿字蜀客登科記蜀客貞元七年登第房武墓誌志云男次卿有大才昌黎祭房君文云五官蜀客孟郊集有祭房十五次卿少府篇

薛放

韓愈薛戎墓誌銘公弟集賢殿學士尚書刑部侍郎放五百家注引樊氏曰放字達夫貞元七年登第按放河中寶鼎人戎之季弟舊書有傳

獨孤實

柳宗元送獨孤書記序獨孤生與仲兄實連舉進士韓注貞元之七年實舉進士

竇楚

能改齋漫錄貞元七年進士爲宰相者四人令狐楚竇楚皇甫鎛蕭俛

諸科二十二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杜黃裳本傳不言黃裳以何官知舉廣卓異記云貞元七年禮部侍郎杜黃裳下三十人及第今從之

尹樞珠還合浦賦曰驪龍之珠無脛而至駭浪浮彩長川再媚迴夜光之錯落反明月之瑰異非經漢女之懷倚泣鮫人之淚狀微既往莫究奚自偶見吏兮斯來遇貪夫兮則閟想夫旋返之儀闕明可期輝如電轉粲若星馳光沸淑窟蛟螭映沙礫見漣漪在暗而投誠則悲路人未鑒沈泉而隱亦常表帝者無爲欣出處兮攄德幸浮沈兮中規是以特表殊姿潛懷有道中含逸彩上繫元造

配當時之贊登應爲政之美好眞列郡之尤祥實重泉之至寶於是煥淸瀨輝淺灣奔璀璨走斕斑豈能與石前卻隨流往還泛漣波之下盈一水之間而已哉茲川兮始明老蚌兮勿剖瓴甋兮罷獎瓊瑰兮莫偶抱圓質而胥就揚衆彩而未久方載沈而載浮且曷瀲而曷不玉非寶泉戒貪貨爲國之司南誠感神德緊物在爲政之不咈愚是以頌其寶而悅按字疑有誤其人美斯政而感斯珍想沿洄於舊渚念涵泳於通津則知美政不遠嘉猷入神故中潛皎晶下沈瑩淪轉則無類磨而不磷誠丹泉之莫擬諒赤水之非珍苟或疑此爲虛誕願徵之於水濱文苑英華

陸復禮珠還合浦賦曰珠行藏兮與道爲鄰政善惡兮感物生神私以務貪必去土而匿耀光之崇儉則還浦而歸涓我政無累匪求而至死若中流照然明娟對三光而分色契一德而潛致盈虛無朕不隨月魄以哉生往返有孚殊異奔星之出使徒見其表跡罔知其奚自覩映水之新規謂沈泉之初棄爲人利也且一貫以稱珍與衆共之雖十斛而不匱然知此珠之感唯政是隨當政至而則至偶俗離而則離人而無道兮不去何以人而有得兮不復何爲止舊浦而可採同暗投而在斯質若纍纍疑照綴於霄漢色仍皎皎終炫燿乎漣漪且夫彼邦政悖我則爲不居之物彼邦政

閑我則能應道而還豈尊巨蚌是剖實惟無脛而走將不貪以共存非甚愛之能守浦之不吝任變化以往還珠之圓（疑當作員）來辨政理之奸不明可以久（拔疑有脱誤）處沉沙而有光知進退而不苟利用溥博何必取之於龍頷報德宏多矣猶得之於虵口其來也所以輔政其去也所以戒貪誓循良之夕惕俾傲很以知懲勿以珠爲蘊蓄勿以珠爲珍好且還浦而難期且離邦而難實將守之而勿失在閑邪以存道（文苑英華）

令狐楚珠還合浦賦曰物之多兮珠爲珍通其貨而濟乎人綫拔沙以晶耀儀（疑當作儀）錯彩以璘玢避無厭之心去在他境歸克儉之

政還乎舊律繇是觀德孰云無神相彼南州昔無廉吏富埒潤屋貪以敗類孤漢主析珪之恩奪蒼梧易米之利濫源既啟貿斯闕從于舊而不暇（按字疑有誤）諒天啄兮有自孟君來止惠政潛施欲不欲之欲爲無爲之爲不召其珠珠無脛而至不移其俗俗如影之隨爾其狀也上掩星彩遙迷月規粲粲離離與波透迤乍入潭心時依浦口覯泉客之初泣疑馮夷之始剖依於仁里夫亦何言富彼貪夫神之所不祉下兮泥間韜光而自闇映石華之皎皎雜魚目之纍纍豈比黃帝之使罔象元珠乃得藺生之詭秦王荊玉斯還繇是發潤洲蘋增輝崖草水容益媚澤氣彌好川實効珍地

寧愛寶隱見諒符乎龍躍虧全非繫乎蚌老豈惟彰太守之深仁
可以表天子之至道觀夫采耀外激英華內含飾君之履兮豈不
可照君之車兮豈不堪猶未遇於采拾尚見滯於江潭雖貪吏之
錄與前賢之談終思入掬以騰價亦得書紳而厲貪於惟明時不
貴異物徒飾表者招累而握珍者難屈是珍也居下流而委棄歷
終歲而堙鬱望高器兮儻投許餘波之洗拂 文苑英華

林藻青雲干呂詩曰應鄗偏干呂亭亭在紫氣綴雲初度彩捧日
已成文結蓋祥光迴爲樓翠色分還同起封上更似出橫汾作瑞
來旛國呈形表聖君徘徊如有託誰道比閒雲 文苑英華

令狐楚青雲干呂詩曰郁郁復紛紛青霄干呂雲色令天下見候向管中分遠覩無人境遥彰有德君瑞容驚不散冥感信稀聞堪靄蓋依草南風恥帶薰恭惟漢武帝餘烈尚氛氳　文苑英華

王履貞青雲干呂詩曰異方占瑞氣干呂見青雲表聖興中國來王見六按字疑有誤君迎祥殊大樂叶慶類横扮自威明時起非因觸石分映霄難辨色從吹作成文須使留千載垂芳在典墳　文苑英華

彭伉青雲干呂詩曰祥輝上干呂郁郁又紛紛遠示無爲化將明至道君勢凝千里靜色向九霄分已見從龍意寧知觸石文狀煙殊散漫捧日更氛氳自使來賓國西瞻仰瑞雲　文苑英華

大興徐松

唐德宗神武孝文皇帝

貞元八年壬申

進士二十三人試明水賦以元化無宰至精感通爲韻見文苑英華御溝新柳詩見洪興祖韓子年譜

賈稜狀元

陳羽唐才子傳陳羽江東人貞元八年禮部侍郎陸贄下第二人登科　按韓詩落葉一首送陳羽　陳羽有酬幽居閑上人喜及第後見贈詩云九霄心在勞相問四十年間登足驚風動自然雲山岫高僧不用笑浮生

歐陽詹永樂大典載莆陽志引登科記云歐陽詹貞元八年進士第能改齋漫錄歐陽詹第三人　唐語林閩自貞元以前未有進士觀察使李錡始建辟序請獨孤常州及爲新學記云綴胡之纓化爲青衿林藻弟蘊與歐陽詹覩之歎息相與結習登科第　歐陽詹有所恨詩序云予待試京師六年及第歸覲故園又有及第後酬故園親故詩云才非天授學非師以此成名豈期楊葉射頻因

偶中桂枝材美敢當之稱文作藝方慚德相貿投篇料愧詞借耆褐衣何足羨如君郎是載鳴時又與王式書予年二十有一公範與羣公則可予以進士之目而有令予觀國之心予先與靈源道士虹巖逸人有潘湖合錬奉養之契乞從宿志勤勤懇懇獲與靈源虹巖同居者三年公範與羣公雖不苦以前事相迫而流言時至建中初因當道廉察故相國常公本州將故中書舍人薛公南澗之談西湖之禮丹青目下程準前期公範與羣公激勵轉加予亦稍信云云之勸時兄弟親屬方以衆情聞于大人大人與羣公遂有龍首之會特詢可否至於再三羣公不悔前言以爲可固可必人之於予背欲其升高致遠至其秋大人則有遺從計吏之命當發之日大人及慈親親祭行於東郊公範與羣公亦共餞神餘於野席離觴既斝大人誠勗數言言可切骨銘心征車云動慈親鳴咽數聲聲堪斷腸祇愧公範與羣公備見聞也慰上上之望在乎早成名早歸甯予必不惜伎能而有所絕墜以深上下之念波汲搖搖如旌如翹受遺之則年達於長安貨廡六秋禮闈四上頻竭微昂之力累爲幾揚之乘反躬忖已徘徊又疑 黃璞歐陽行周傳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弱冠能屬文天縱浩汗貞元八年登進士第畢關試薄游太原於樂籍中因有所悅情甚相得及

歸乃與之盟曰至都當相迎耳飢瀰泣而別仍贈之詩尋除國子四門助教往樂籍中者思之不已經年得疾且甚乃危枕引髻刃而匣之顧謂女弟曰吾其死矣苟歐陽生使至可以是爲信又遺之詩絕筆而逝及詹使至女弟如言徑持歸京具白其事詹啟函閱之又見其詩一慟而卒　韓愈歐陽詹哀詞貞元三年予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詞同考試登第始相識　李貽孫歐陽詹文集序歐陽君生於閩之里建中貞元時文詞蜐興遂大振耀常袞來爲福之觀察使有文章高名又性頗嗜誘進後生至之日比君爲芝之英君之聲漸騰於江淮且達於京師矣尋而陸相贄知貢舉搜羅天下文章得士之盛前無倫比故君名在榜中常與君同道而相上下者有韓侍郎愈李校書觀洎君並數百歲傑出人到於今伏之　按歐陽詹爲第三人莆陽志作第二人誤　因學紀聞歐陽生哀詞閩人舉進士繇詹始史因之黃璞閩川名士傳其前有薛令之林藻考之登科記信然

李博

韓譜又引姚康科第錄云李博貫本年末名科名記錄於第四非也　韓愈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云掌書記者三人其一人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爲之

李觀

李觀帖經日上侍郎書鄉貢進士李觀長

既薦書侍郎座右昨者奉試明水賦新柳詩平生也實非甚尚是日也頗亦極思侍郎果不以嫌奪姸不以瑕發瑜獲邀福於一時小子不虛也而以帖經爲本求以過差去留觀去冬十首之文不謀於侍郎矣豈一賦一詩足云乎哉十首之文去冬之所獻也有安邊書漢高祖斬白蛇劍贊報弟書郊祀備慶三州饗軍記謂文宣王廟文文大夫種碑項籍碑請修太學書弔韓弁沒胡中文等作上不罔古下不附今直以意到爲辭辭訖成章中最逐情者有報弟書一篇不知侍郎常覽之耶觀嘗竊覽侍郎頌年詩一篇有才者許以不一端文者許以所長則雖班固司馬遷相如未聞若話言是侍郎雖評掩于三賢矣故觀今日以所到之文謀于侍郎不以帖經疑侍郎也　李觀與張宇侍御書觀年十有八再以忝鄉薦身未入洛家猶寄吳　又報弟兄書六年春我不利小宗伯以初誓心不徒還乃於京師窮居讀書著文無閑日時是年冬復不利兄小宗伯乃以其明年司分之月乘羸驢出長安會候人樂燧謂戎來送夜馳歸長安窮處蕭條猶利又上賈僕射書觀江東一布衣耳客游長安五年以文藝求容又上陸相公書不肖之身出自大賢門下其爲幸也不敢忘也　按新書觀李華從子　孟郊有贈李觀詩注云觀初登第　韓愈李元賓墓誌銘李觀字元賓其先

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詞又瘞硯文云隴西李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四年悲歡否泰未嘗廢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摭言始春官氏擢廣文生者名第無高下貞元八年歐陽詹居第三人李觀第五人

馮宿 王起馮宿神道碑銘年二十六舉進士是時明有司郎兵部侍郎陸公贄其人也又應宏詞科試百步穿楊葉賦雖爲勢奪而其文至今諷之後生以爲楷 昌黎有與馮宿書與馮宿論文書五百家注引孫注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

王涯 舊書本傳王涯字廣津太原人貞元八年進士擢第登宏詞科 劉禹錫王涯先廟碑代郡公早在文士籍射策連中

張季友 韓愈張君墓誌銘尚書虞部員外郎安定張君諱季友字孝權與余同年進士又祭虞部張員外文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邦彥各以文售幸皆少年

齊孝若 令狐楚薦齊孝若書籍見前進士高陽齊孝若字考叔年二十四舉必導授文皆雅正又曰孝若相門子弟射策甲科崔顥亦有薦齊秀才文

劉遵古

許季同 新書許孟容傳弟季同遷兵部郎中孟容爲禮部侍郎從季同京兆少尹時京兆尹元義方出爲鄜坊觀察使奏劾宰相李絳

與季同舉進士爲同年才數月輒徙帝以問繹繹曰進士明經歲大抵百人吏部得官至千人私謂爲同年本非親與舊也今季同以兄嫌徙少尹豈臣所助耶且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設有才雖親書亦當白用避嫌不用乃臣下身謀非天子用人意帝然之

侯繼

昌黎送侯參謀赴河中幕詩憶昔初及第各以少年稱君頭始生鬚我齒清如氷又有答侯繼書

穆贄

穆贄郎穆質已於貞元元年登賢良方正第授左補闕豈有復舉進士之事至穆贄亦於大歷五年父甯爲和州刺史時已釋褐爲清源主簿穆員又於貞元九年及第則此作贄者蓋賞之訛也賞爲甯第四子

韓愈

舊書本傳大歷貞元之閒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閒故相鄭餘慶頗爲之延譽由是知名于時尋登進士第　唐才子傳韓愈字退之南陽人貞元八年擢第　昌黎上宰相書四舉於禮部乃一得又答崔立之書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　李翺韓退之行狀年二十五上進士第　按昌黎上邢君牙書云二十五年而擢第又北極一首贈李觀云

我年二十五求友昧其人　讀書志李絳贊皇人貞元八年
哀歎西京市乃與夫子親
李絳　進士中宏詞　劉禹錫李公集
序公諱絳字深之趙郡人在貢士中傑然有奇表既登太常第又
以試賦升甲科　摭言貞元中李元賓韓愈李絳崔羣同年進士
先是四君子定交久矣其遊梁補闕之門居三歲肅未之面而四
賢造肅多矣靡不偕行肅異之一日延接觀等俱以文學為肅所
稱復獎以交遊之道然肅素有人倫之鑒觀愈等既去復止絳羣
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君子位極人臣勉旃勉旃
後二賢果如所卜　嘉話錄李丞相絳先人為襄州督部方赴舉
求鄉薦時樊司空澤為節度使張常侍正甫為判官主鄉薦張公
知絳有前途啟司空曰舉人中悉不如李秀才請只送一人諸人
之資悉以奉之欣然允諾又薦絳弟為同舍郎絳感澤殊常之恩
不十年登庸

溫商

庾承宣　新書歐陽詹傳詹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

員結

胡諒

崔羣　舊書本傳羣字敦詩清河武城人十九登進士第又云羣年未冠舉進士陸贄知舉訪于梁肅議其登第有才行者肅曰崔羣雖少年他日必至公輔果如其言以太和六年年六十一推之是年二十一傳

言年十九者誤　據言崔羣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與韓愈爲友柳宗元送崔羣序崔君以文學登於儀朝韓注貞元八年羣試禮部中其科

邢册　按昌黎集同年祭張季友文五百家注引舊本作維元和十年月日中書舍人王涯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禮部侍郎崔羣京兆尹許季同考功員外郎庾承宣河中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邢册等

裴光輔

萬璿　以上全榜見洪興祖韓子年譜引科名記

明經科

周匡業　歐陽詹送周孝廉擢第歸覲序云始未與周相接二年間於貢府稠人中見之年甚華神甚清英如頴如若金在沙若松在林常奇之曰誰家千里駒可羨也豈權衡藻鏡而遺於是耶今春獻藝果登孝廉上第予以片言隻字進亦同年成名既昔情所佳又今跡斯叶或因有覿獨與之語宮商起於朱絃馥桂在乎太牢冷然可聽芬乎可嘗已比鄰說之玉思懷陸績之橘夏五月自京而東貧陋居迴軒見別予則不敏輒奉以言會稽之竹既鏃矣宜羽之荊山之璞既琢矣宜礱之雖休勿休古有光大晨昏之暇勿忘則疊札之望可酬連城之價可取勉哉有如君材蓋不易得　按永樂大典引清漳志周匡業則紳

科及第則周孝廉是匡業也匡業即匡物之兄

林藻 明林俊見素文集藻披第四子貞元十二年侍郎陸贄下明經及第按陸贄知貢舉在是年言十二年誤

諸科八人

張□ 韓愈贈張童子序云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考異云童子以貞元八年升於禮部

博學宏詞科 試中和節詔賜公卿尺詩見玉海按文苑英華有鈞天樂賦以上天無私昭錫有道爲韻裴度陸復禮李觀皆有賦爲宏詞試題無疑

陸復禮 李觀 裴度 唐詩紀事是歲陸復禮第一李觀裴度次之明張燧千百年眼云裴晉公度在裴垍下第四人及第按晉公於劉太眞下第進士此云及第者蓋登宏詞科也舊書裴垍傳轉殿中侍御史尚書禮部考功二員外郎時吏部侍郎鄭珣瑜請垍考詞判垍守正不受請託考覈皆務才實是此年宏詞考官爲裴垍矣惟文苑英華只載三人而首公爲第四未知闕者何人

知貢舉 兵部侍郎陸贄 唐會要貞元七年兵部侍郎陸贄權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贄輸心

於肅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升第之日雖衆望不愜然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　摭言陸忠州榜時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肅薦八人俱捷餘皆共成之故忠州之得人皆烜赫事見韓文公與陸修員外書　舊書吳通元傳通元與陸贄爭寵會贄權兵部侍郎知貢舉乃正拜之龍內職皆通元譖之也陸贄與宰相竇參相惡參從子申嗣虢王則之從父甥也潛結吳通元兄弟爲參共傾陸贄則之令人造謗書言贄考試舉人不實招納賄賂德宗知之罷參知政事尋貶柳州司馬申錦州司戶李則之昭州司馬通元泉州司馬　順宗實錄陸贄貞拜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爲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　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壁記云陸贄貞元三年丁憂六年還兵部侍郎又加知制誥七年出守本官

賈稜明水賦曰祭祀上潔精誠克宣俾明水之爲用諒至誠以爲先積陰以成符豨應於冥數以鑑而取感無私於上元將假以表敬式彰乎告虔皎皎泛月瀼瀼降天既稟氣在陰亦成形於夜有

無雖聚於恍惚融結甯隨於冬夏明者誠也我則暗然而彰水惟信焉吾非倏爾而化徒觀其淸霄霧斂朗月輪孤鑒淸熒而類鏡水滴瀝而疑珠混金波而其潔迷玉露而全無感而遂通配陽燧之為火融而不涸異寒水之在壺彼既無情此何有待始同方而合體甯望遠而功倍故能佐因心於霜露均潤下於江海有形有實徒加以強名無臭無聲孰知其眞宰是以昭其儉潔其意含水月之涓粹脩粢盛於豐備作元酒而禮崇登淸廟之誠貴嗤潰汗之野薦陋甘醴之莫致祀事孔明其儀既精無朕而有不為而成二氣相臨本自蟾蜍之魄三危莫比殊非沆瀣之英至道自元而

兆醴泉因地而生原夫月麗於天水習乎坎物有時而出故方諸而夜呈事有朕而因故陰靈而下感大滿若冲其來不竭風塵莫染其真質天地不隔其幽通況國家崇儀礿祀薦敬旻穹方欲行古道稽渲風客有賦明水之事敢聞之於閟宮 文苑英華

陳羽明水賦曰彼美明水含精自天孤影流輝乃凝空作潤萬靈來亯故爲酒稱元所以貴新潔慮殷薦告虔水本涵清表至深之心著明以比德惟馨香之義全想夫含氣遥空成形永夜出陰鑒則凝清自美對明燭則摇光相借至誠所感同就溼而流大饗是資若待神而化斯可謂至精無朕明誠有孚泛清月而乍融乍結

洗輕烟而若有若無潤而鮮見湛露之濡金鏡晶兮潔類冰之在玉壺至若高天委秋皎月分彩氤氳既合精粹斯在方昭德以降神異趣下而歸海是知嚴而敬者其德大潔而祀者其福倍緊其命之不渝昔成功之不宰原夫明水之初化也天子齋心司烜咸事望靈月露炎燧皎晶浮光湍泠在器自無而有知靈化之不測應感而來知神物之斯至其或崇國祀設方明備禮樂潔粢盛用陶匏之器薦繭栗之牲秩神祇而配坐望天地之合精匪明水而神不降無明水則祀不誠是以明處作離水居為坎諒明水之潛化本陰陽之所感其名也合五行之德其用也冠三酒之功洎

爾味淡凝然色融至馨無臭至潔含光則是水也與靈物幽通文苑英華

歐陽詹明水賦曰智之不測有明水焉方諸在手圓月居天象質遐分則遐邇而迴遠精華潛合遂滴瀝以流連可謂妙自斯妙元之又元茲道也自何而來彼氣也從何而借越杳杳之蒼昊滋遐遐之永夜望蟾魄而光彩殊流端蛤形而精冷忽下等陽燧之通感實柔祇之陽化豈非月包陰德蛤乃陰餘英精合契氣類相符其稟坤而配坎諒交津以有濡是理焉自取之乎必有斯水也遂生之於本無精潔可嘉清明斯在湛玉露以無垢入犧罇而有待

處爵賞爵今則由於世人皆下升堂以不間乎貞宰覩其所自原夫所致臨庭目擊雖從陰鑒而來向月心祈允似上天而至來莫我繫至莫我精棄本不仁故存名而曰水從儀酌號遂表性以稱明信可薦宗祏祈上清是故祭先展敬類帝昭誠首三洒而上獻掩五齊以先行招百神之景福致萬姓之惟貞無益下人鄙玉漿於夜漏自求其溢哂珠露於金莖遊原習坎固有旁感處陸騰空不無元通龍吟雲而致雨虎嘯谷以來風動無千里之煥爛纔百里之功豈若以握中之瑣細映天上之曈曚精液下融神人以崇而福祿攸同者乎 文苑英華

韓愈明水賦曰古聖人之制祭祀必主忠敬崇吉蠲不貴其豐乃
或薦之以水不可以瀆斯用致之於天其事信美其義惟元月貫
水精故水其本也明為君德因取以名焉於是命烜氏候清夜或
將祭圜丘於元冬或將祭方澤於朱夏持鑒而精氣旁射照月而
陰靈潛下視之不見謂合道於希夷挹之則盈方同功於造化應
於有生於無形象未分徒逞雕斐之日光華將至加邀合浦之珠
既齊芳於醴酒詎比賤於潢汙明德未聲神功不宰於以表誠潔
于以誡荒忌苟失其道殺牛之祭何為如得其情明水之薦斯在
不引而自致不行而善至雖辭麴櫱之名實處罇罍之器降於明

魏殊匪金莖之露出自方諸已似鮫人之淚將以贊於陰德配夫陽燧夜叙天清煙銷氣明桂華吐耀兔彩流精聊設教以取水伊不注而能盈霏然有象的爾而呈始茫茫以霜積漸微微而滴生豈不以德叶於坎有類則感形昭在空氣應則通鶴鳴在陰之論不謬武嘯于谷之道可崇庶令知聖員之無黨驗天地之至公稱比大羹之貴味幸希薦於廟中 文苑英華 昌黎集

賈稜御溝新柳詩曰御苑陽和早章溝柳色新託根偏近日布葉作迎春秀質方含翠清陰欲庇人輕烟度斜景多露滴行塵裊裊堪離贈依依獨望頻王孫如可賞攀折在芳辰 文苑英華

陳羽御溝新柳詩曰宛宛如絲柳含黃一望新未成溝上暗且向日邊春嫋娜方遮水低迷欲醉人託空芳鬱鬱逐溜影鱗鱗弄色滋宵露垂枝染夕塵夾堤連太液還似映天津 文苑英華

歐陽詹御溝新柳詩曰東風韶景至垂柳御溝新媚作千門秀連爲一道春柔荑生女指嫩葉長龍鱗舞絮迴青岸輕烟拂綠蘋王孫初命賞佳客幾傷神芳意能相贈一枝先遠人 文苑英華

李觀御溝新柳詩曰御溝迴廣陌芳柳對行人翠色枝枝滿年光樹樹新畏逢攀折客愁見別離辰近映章臺騎遙分禁苑春嫩陰初覆水高影漸離塵莫入胡兒笛還令淚溼巾 文苑英華

漁宿御溝新柳詩曰夾道天渠遠垂絲御柳新千條宜向日萬戶共迎春輕翠含烟發微音逐吹頻靜看思渡口迴望憶江濱裊裊分遊騎依依駐旅人陽和如可及攀折在茲辰 文苑英華

陸復禮鈞天樂賦曰何上天之默默有鈞天之可名蓋德至而則至從無聲而有聲和樂發音與寥寂而潛契精誠自感何耳目之能營懿乎元德升聞天降靈貺匪同乎拊拊之和豈在乎霄雲之上感天心志逐乎肌膚都萬物而有喜閱九奏而可娛其靜也寂寂其動也于于吳霜天之鐘應同漢月之山呼盼蠻兮乍有杳冥兮若無表穆公之休烈爲簡子之祥符以邀以遊賓我之獨得不

考不擊豈他人之是愉惟茲至樂信夫元造非天私於一君惟天
彝疑當作彝於有道不然何融融洩洩發於自然萬籟不雜八音相宣
且降惟以入參知惟德之動天實深乎骨髓之內豈專於視聽之
前惟無語之有悅何言詞之能全至哉無金石之迭代無宮商之
先後忽變化於合漠韻鏗鏘於妙有既登不死之福庭自諸保生
之仁壽則知夫天可通兮道可守自感應之無差知影響之不苟
降鑒匪遙德音孔昭鄙未善之周武甚盡美之虞韶豈獨聆之兮
四肢酣暢感之兮心神洗滌將使道德之不昧必受如斯之殊錫
者也此篇今本文苑英華闕名茲據永樂大典舊本文苑英華補

李觀鈞天樂賦曰異哉天帝之樂其可聞乎美矣盛矣神矣至矣謂其有不見其有謂其無不見其無是惟德盛者能感匪詞工者足愉故昔秦穆之寐也去乎人間卽乎天上豁若有遇杳若無妄太音嘈兮交作上帝儼以延望百神紛紜而齊赴萬變合沓而殊狀日月正其東西星辰分其背向乃有地祇上謁天仙下朝奕奕翩翩霓裳羽蓋之薦集砰砰磕磕搕鐘擊鼓之相贊舞之者傞傞而中節歌之者洩洩而匪驕其疾武足畏其徐文足昭遇之以神殊季札之觀魯樂而忘味類宣尼之聽韶是知窮深極厚于何不有罕見其眞眞尋其音德聲及於撫外協氣積於虛受駭矣乎樂

以和和之至而天用作天之神而樂克宣其勁也與元氣迭運其靜也與太虛相全噫乎哉不可階升者天道但見夫乘虛躡浩乍如周文之夢實異季路之禱獲視天樂之和雜神工之擊考是天之所合道不虛行九奏未終初疑八佾三嘆既退方異六英徒觀夫鏜鎝之內響優柔之正聲六幽爲之震虩七曜爲之重晶而莫議其曲達其情既覺既悟如喜如戚天樂之遺音在耳天神之彷像猶覩顧何德而承之受祉於天錫文苑英華

裴度鈞天樂賦曰嘉大樂之同和惟上帝之中錫豈功成之可致必神遇而來睨吉夢足徵奇音無斁爰昇天表備聽乎徽如繹如

方悟人間徒聞乎擊石拊石想夫泰穆迢遞遊魂太清下迷宵而無覺上和泰而有聲感之深殊九變之出神而化與三代之名則知昭假於下濳通在上俾晝作夜既尚寐而冥濛好樂無荒乃克諧而瀏亮翕然並作隱兩盡暢所以娛其精誠所以滌夫昏妄既而受天錫降天衢空恍惚於冲漠猶髣髴於虛無餘響愔愔而在聽撫躬眇眇而異途原夫育萬靈騰九有縱未央之娛樂表不息之悠久永為二主觀樂鈞天假夢中之高會豈邦內之驩然未若我皇沖一氣而獨運協六律而相宣發善令為鐘鼓播仁聲於管絃將興慶於乾坤之內非取樂於耳目之前不識不知順天之道

傍流喜氣甯候於鏗鏘盡得歡心詎資於學者斯乃常聞於率土不閟於重霄致中和而廣被誠教化之孔昭是曰鈞天之樂也又何萬舞之與九韶 文苑英華

陸復禮中和節詔賜公卿尺詩曰春仲令初吉歡娛樂大中皇恩貞百度寶尺賜群公欲使方隅法還令規矩同捧觀珍質麗拜受聖心崇如荷丘山重思酬方寸功從茲度天地與國慶無窮 文苑英華

李觀中和節詔賜公卿尺詩曰陽和行慶賜尺度為臣工寵荷乘佳節傾心立大中短長思合製遠近貴相同其荷裁成德將酬分寸功作程施有用垂範播無窮願續延洪壽千春奉聖躬 文苑英華

裴度中和節詔賜公卿尺詩曰淑景風光媚皇明寵賜重具寮頒玉尺成器幸良工豈止尋常用將傳度量同人何不取則物亦賴其功紫翰宣殊造丹誠勵匪躬奉之無失墜恩澤自天中文苑英華

九年癸酉

十一月乙酉南郊大赦天下制曰天下有蘊德懷才隱居不仕委所在觀察使表薦當以禮邀致諸色人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或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或詳練故事長於著述或精習律令曉暢法理或該明吏術可委理人或洞識韜略堪任將帥者委所在州府長吏及臺省常參官詳錄行能舉奏並限來年七月內到京朕

當親試　唐大詔令集　陸宣公集　冊府元龜載此制作天下有才德高遠為衆所知及隱遯邱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州府長吏具名迹聞薦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或博通墳典達于教化或詳明政術可以理人者委常參官及州府長吏各舉所知聞奏朕當親自策試

進士三十二人　是年試平權衡賦以晝夜平分銖鈞取則為韻　風光草際浮詩見永樂大典載瑞陽志引登科記

苑論　狀元　柳宗元送苑論登第後歸覲詩序八年冬余與馬邑苑言揚講藝字聯貢于京師自時而後車必挂轄席必交稚量其志知其達於昭代究其文辨其勝於太常探而討之則明韜於樸厚之質行浮於休顯之聞游公卿之閒質直而不犯答謹而不懾交同列之翠以誠信聞余拜而兄之以為執誼而固臨節不矜在兄而已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鈞而權擇士之柄明年春同趨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試觀其掉鞅于術藝之場遊刃乎文翰之林風雨生於筆札雲霞發于簡牘左右圖觀朋儕拱手甚可壯也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揭於府宮余與兄又聯登焉

穆寂　永樂大典載瑞陽志貞元九年穆寂榜是

寂為狀元讖　嘉話錄貞元末太府卿韋渠牟金吾李齊運度支
裴元齡京兆尹嗣道王實皆承恩寵事薦人多得名位時劉師老
穆寂皆應科目渠牟主持穆寂齊運主持師老會齊運朝對上嗟
其羸弱許其致政而師老失授故無名子曰太府朝天昇穆老尚
書倒地落劉師　釋悵然送穆寂赴舉詩曰天子錫元纏傾山禮
隱淪君拋青霞去衆資觀闕寶劍光既陸離瓊彩何璘玢風翻別
情遠商弦秋意新冥冥鴻鵠姿數尺看春髮發寇近來郊西行
惡颭塵立身素耿介處難思經綸春府搜才日高科得一人

韋南容　永樂大典引元一統志韋南容貞元九年與柳子厚同舉
進士又引瑞陽志韋南容高安人　柳宗元送韋南容歸
使聯句詩序勃海韋君　既登于太常之籍又云我同升之友韓注
南容與公同登進士第　嘉話錄唐柳宗元與劉禹錫同年及第
題名於慈恩塔談元茂秉筆時不欲名字彰者曰押縫版子上者
牽多不遂或即不久物故柳起草暗斟酌之張復元已下馬徵鄧
文佐名盡書版子矣題名皆以姓望而韋南容人莫知之元茂附
筆曰請韋先輩言其族望韋君適在他處柳曰東海人元茂曰爭
得知柳曰東海之大無所不容俄而韋至人問其望曰勃海衆大
笑慈恩題名起自張莒本于寺中附游而題其同年人因為故事

柳宗元 舊書本傳曾伯祖奭高宗朝宰相父鎮太常博士終侍
御史宗元少聰警絶衆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構思與古
爲侔精裁密緻璨若珠貝當時流輩咸推之登進士第 唐才子
傳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貞元九年苑論榜第進士又試博學宏
詞授校書郎 韓愈柳子厚墓誌銘子厚少精敏能取進士第嶄
然見頭角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五百家注引樊氏曰
子厚登第年二十一 劉禹錫柳君文集序子厚始以童子有奇
名于貞元初至九年爲名進士 柳宗元與楊誨之第二書云吾
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又先侍御府君神道表貞元九年宗
元得進士第上問有司曰得無以朝士子冒進者乎有司以聞上
曰是故抗奸臣竇參者耶吾知其不爲子求舉矣又送蔡秀才下
第歸覲序僕之始貢于京師者若朴之因是謂望之未觀隱而未
見曝乎遠而有榮者也今茲歲在鶉首若合于詩星其果合乎童
宗說注云貞元七年辛未歲在鶉首至九年癸酉子厚遂登第酉
與長合壽 劉禹錫 舊書本傳禹錫字夢得彭城人祖雲父漵仕
星屬長也 歷州縣令佐禹錫貞元九年擢進士第又登
宏詞科 權德輿送劉秀才登科後侍從赴東京覲省序每歲儀
曹獻賢能之書於王然後列於廉仕百其績用不小司徒以楚金

餘刃受詔兼領彭城劉禹錫貫首甚科

劉禹錫夔州刺史謝上表臣貞元年中三忝科第蘇州刺史謝上表謬以薄技三登文科又作子劉子自傳云禹錫既冠舉進士一幸而中試閒歲又以文登吏部取士科

談元茂

張復元劉禹錫送張盥赴舉序古人以偕受學爲同門友今人以偕升名爲同年友余與張盥爲丈人由是道也又贈詩云永懷同年友追想出谷晨三十二君子齊飛凌烟晨按唐人爲同年之父爲同年丈人禹錫蓋與張盥之父同年疑即張復元俟考

馬徵柳宗元御史馬君墓誌嗣子徵由進士爲右衛胄曹

鄧文佐見嘉話錄

武儒衡武儒衡與柳宗元同升禮部見宗元四門助教廳壁記李翱武儒衡墓誌銘公字庭碩年二十四得進士第以長慶四年卒年五十六推之是年當二十五歲

許志雍韓愈送許郢州序考異引樊注志雍安陸許氏貞元九年進士終監察御史

邱絳劉禹錫傷邱中丞詩引河南邱絳有詞藻與余同升進士科從事鄴下不幸遇害舊書田承嗣傳有進士邱絳者嘗爲田緒從事及季安爲師絳與同職侯臧不協相持爭權季安怒斥絳爲下縣尉使人召還先掘坎于路左既至坎所活排而瘞之

穆員新書員字

與直郎　按員甯第三子

盧景亮　元稹酬白學士代書一百韻詩注先是穆員盧景亮同年應制俱以詞直見黜舊書文苑傳盧景亮字長晦幽州范陽人第進士宏詞

邱潁　權德輿送邱潁應制舉序云邱侯前年舉秀才上第按潁於十年登制科當亦九年登進士也

薛公達　新書薛播傳子公達擢進士第昌黎集有祭薛公達助教文五百家注引樊曰公達字大順貞元九年登第又薛君墓誌銘始舉進士不與先輩揖作胡馬及圖巨詩

衛中行　昌黎集有與衛中行書五百家注引集注云中行字大受御史中丞晏之子貞元九年進士昌黎集又有監察御史衛之元墓誌銘郎中行兄也劉禹錫送張盥赴舉詩序語不幸向所謂同年友當其盛時聯袂齊鑣亙絕九衢若屏風然今來落落如曙星之相望然而尚書右丞衛大受兵部侍郎武廷碩二君者當時偉人咸萬夫之望足以訂十朋之多也　呂溫祭夏卿碑言開府辟士有中山衛中行

杜行方　鄭澣杜府君墓誌公諱行方字友直京兆杜陵人曾祖元志王父參謀烈考倫公弱冠遊國庠以明經擢第釋褐任右司禦率府曹參軍以太和七年年六十推之弱冠當在是年鄭澣於十年及第為行方姨弟不言是同年故疑在此年也

裴杞 見文苑英華 陳琟 見文苑英華 吳祕 見文苑英華 李宗和 見文苑英華

陳祐 見文苑英華祐一作佑劉禹錫有贈同年陳長史員外詩云明州長史外臺郎憶昔同年翰墨場

明經科 元稹 舊書本傳稹字微之河南人曾祖延景祖悱父寬稹八歲喪父其母鄭夫人賢明婦人也家貧爲稹自授書九歲能屬文十五兩經擢第 侯鯖錄載元微之年譜云貞元九年微之明經及第 劇談錄元稹年少以明經擢第一常結交於李賀一日執贄造門賀覽刺不容遽入僕者謂曰明經及第何事來看李賀稹慚而退

諸科八人

博學宏詞科 試太清宮觀紫極舞賦顏子不貳過論見洪興祖韓子年譜引科第錄又云是科應者二十二人中選者

李觀 裴度 陸復禮 按李裴陸三人已于去年登宏詞洪氏誤載文苑英華太清宮觀紫極舞賦以大樂與天地同和爲韻 按韓昌黎集有顏子不貳過論

張復元 見文苑英華 李絳 見文苑英華

知貢舉　戶部侍郎顧少連　柳宗元送苑論序韓注戶部侍郎顧少連權禮部侍郎知貢舉　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壁記云顧少連貞元七年遷中書舍人八年四月改戶部侍郎賜紫金魚袋

劉禹錫平權衡賦曰惟天垂象惟聖作程播二氣而是分爲度立五則而在審權衡上穆天時應陰陽之克正下統人極俾準繩而惟平於是黍累無差毫釐必究等度量而化通遠邇體不均而勢行宇宙當其夾鐘中律南呂戒候銅渾應節於寒暑玉漏方齊乎胥曹縣是命有司而申令考前王而是遵權輕重以審則中規矩而和鈞事垂文兮風傳乎千古道如砥兮日用於兆人懿夫正以處中平而立矩命其同也有虞之制克彰稱其謹焉宣父之言可

取故能用該仁里象台天文旣左旋而右折量輕併而重分持平
罔虧可爲範於秉鈞之佐涖信惟一將有助於執契之君不然則
何以懲之而息彼奸詐正之而協於晨夜得平則正我之道兮允
執厥中益寡裒多庶所用兮不言而化化之有孚功莫可喻立規
程罔懈夫繩鏡揣鈞石甯失乎錙銖匪假垂鈞而其用不匱何勞
剖斗而所爭自無方今百度惟貞萬邦承則順時設敎兮靡不獲
所同律和聲兮允臻其極玉衡正而三階以平七政齊而庶政不
忒矣美君臣之同體猶權衡以合德寄準繩之在心庶輕重之不

文苑
英華

孝宗和平權衡賦曰王者統四時均五則彼權衡之爲準驗陰陽之不忒鈞深致遠黍累於焉靡差稱物平施晷度由之斯得惟權也分其重惟衡也取其平明乎國經固懸茲以垂範掌乎天秩如用茲而永貞衡任權以鈞物權資衡以作程故一人體之以凊萬國萬國仰之而庶政以成當其元鳥司分疇人敬授旣晷諸夕又測其晝盈虛氣等何藉于土圭日夜時分已傳於玉漏莫不同度量以應其茲原注疑平權衡以協其候苟順氣以頒節實從時而不謬其功斯博其道式孚諒同君原注疑於遠近故不失於錙銖俾稱物者守之無易掄材者持之罔渝皇矣我君康哉神化萬方取則

自得於均平一氣何分無愆於晝夜不然者何以佐璿璣之斟酌調元氣以綢繆中乎舊章執以權衡之大匪無同異所孚原注疑春秋之分齊其輕重等其規矩豈鈞銖之是待在準繩而有取周將平邦國亦以敘彝倫七政惟齊有待乎應天之運百工咸賴實資乎秉國之鈞宜其平域中而齊律度貞天下而利黎人惟正直可法惟中平可均夫如是則權衡者蓋亦考茲義而是遵文苑英華

陳祈平權衡賦曰俾民不迷茲器維則行之而萬象正動之而天下直一人不等命任權者必公百辟以孚在持衡者守德此蓋國之恆準教以順行雖因時以考正乃假人而後成權之垂或俯下

而斯重衡之正乃得一以至貞忠以自勝直哉惟清物無偏以表
德器守公而作程動必推移佐璿璣而克正靜無假仰若太階之
既平懿夫衡之誠懸德乃是茂秉中正以不惑在毫釐而何謬眾
星分列若歷歷以拱辰一權下臨正亭亭而當晝斯斟酌之所以
俾名實以相副者也爾其覩象取則其數可陳積而成重銖以和
鈞稱物平施則其道無極從時利用乃有命惟新既審度而攸準
夫何患乎不均安則無傾正以順化四時行令必因其陰陽一德
奉天諒貞夫日夜是知分寸相生成乎象盈虛有準觀夫文因黃
鍾以起數應元鳥之司分爾乃七政允脩五常斯覩爲時德也誠

金義而木仁爲器法焉乃左旋而右矩旣輕重之必審雖細微而
待取平之爲美由遜終作漢臣中以見稱伊尹是爲殷輔茲乃衡
之爲道也可大權之爲義也斯乎繩從則正德不可誣動不欺於
黍絫用有識於分銖若夫求平之至者孰中之謂乎文苑英華

張復元風光草際浮詩曰纖纖春草長遲日度風光靃靡含新彩
霏微籠遠芳殊姿媚原野佳色滿池塘最好垂清露偏宜帶豔陽
淺深浮嫩綠輕麗拂餘香好助鶯遷勢乘時冀便翔文苑英華

裴杞風光草際浮詩曰濟蕩和風至芊綿碧草長徐吹遙撲翠半
偃作浮光葉似翻宵露叢疑扇夕陽透迤明曲渚照耀滿迴塘白

芷生還暮崇蘭泛更香誰知攬結處含思向餘芳文苑英華

陳璀風光草際浮詩曰春風泛瑤草九日遍神州已向花間積還來葉上浮曉光綠圃麗芳氣滿街流澹蕩依朱萼飄颻帶玉溝向空看轉媚臨水見彌幽況被崇蘭色王孫正可遊文苑英華

吳祕風光草際浮詩曰草色春沙裏風光曉正幽輕明搖不散郁昱麗仍浮吹綏苗難轉暎閑葉本柔碧疑烟彩入紅是日華流耐可披襟對誰應滿掬收恭問掇芳客爲此向淹留文苑英華

陳祐風光草際浮詩曰秀發王孫草春生君子風光搖低偃處影散豔陽中稍稍移蘋末微微轉蕙叢浮烟傾綠野遠色澹晴空泛

彩池塘媚含芳景氣融清暉誰不挹幾許賞心同文苑英華

張復元太清宮觀紫極舞賦曰樂者所以諧萬國舞者所以節八風故元宗制紫極之舞朝太清之宮俾觀舞以知德德以容備省風以作樂樂以文同吾君纘道紀脩祖功將有事以朝獻必斯舞之是崇方其一人在庭羣后列位奉常執禮以恭命太樂陳儀而藏事望聖主以龍升見舞童而麏至舞之作矣應其度而展其容樂乃徧焉動於天而蟠於地其始也顧步齊進蹌蹌有序既作抑而復揚遂將墜而還舉始躡跡以盼睞每動容於取與陳器用之煌煌曳衣裳之楚楚觀乎俯仰迴旋乍離乍聯輕風颯然杳兮若

俯虹霓而觀列仙飄颻遷延或郄或前淸宮肅然儼兮若披雲霧而覩靑天惟紫也取紫宮之淸惟極也明太極之先用之則邦國之光備施之則中和之氣宣徐而匪濁比上帝鈞天之樂靜而不過小圜丘雲門之和亦何必持彼羽旄方闇乎得禮執其干戚然後爲止戈彼延陵空嘆于象箾宋玉徒美其陽阿詎能合天地之大德調陰陽之大訛者乎洪惟我后遵祖爲大道其樂使萬物無不宜飾其容使兆人無不賴各有槪而作頌願播之於九域之外文苑英華

李絳太淸宮觀紫極舞賦曰開元中賜海內以正朔示天下以禮

樂舞紫極於宮庭饗元元於雲幄乃樹以旌旃設以宮懸由中出以表靜用上薦於告虔盛德之容昭之於行綴至和之節奏之以周旋激乎流音之下存乎大樂之先八佾以數肅然舞於清廟九奏之作杳若享乎鈞天如是則文始不得擅於漢日大韶未可比於堯年振萬古而獨出冠百王之相沿洎乎秉翟而敘候樂以舉協黃鍾歌大呂乍陽闔於簫管忽陰閉於柷敔淹速以度正直是與若中正而離立復徐動而進旅和之感物應鳥獸以蹌蹌禮以成文垂衣裳之楚楚由是俾有司夙夜在公候吉日鼓鐘于宮方將萬舞爰節八風于以易其俗于以告厥功因乎所有制在其中

中敬也其恭翼翼宣滯也其樂融融齊無辨於合莫感有情而疏同則其業之所肄習之則利作茲新樂者爲故其事常其時舞於此地退而成列周廟之干戚以陳折而復旋魯宮之羽籥斯備美乎冠之象以莪莪舞其容以傞傞合九變之節動四氣之和散元風以條暢洽皇化之宏多是時也天地泰人神會舞有容歌無外故曰作樂以象德行功而可大 文苑英華

十年甲戌

十月癸卯御宣政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舉人 舊書本紀

歐陽詹與張尚書書云去秋遠應直言極諫詔不逮試即此年制舉也

以官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而進士裴垍等一十八人冊府元龜繫此事於九月丁丑舊會要又載於十二月按十月御試同知九月授官之誤而十二月又失之過甚故俱刪之

進士二十八人是年試風過簫賦見西陽雜俎按文苑英華風過簫賦以無爲斯化有感潛應爲韻

陳諷狀元見廣卓異記引登科記文苑英華注陳諷貞元十年及第

范傳正傳正字西老貞元十年舉進士見柳宗元祭李中丞文注舊書良吏傳范傳正南陽順陽人舉進士又以博學宏詞及書判皆登甲科授集賢殿校書郎　西陽雜俎范傳正中丞舉進士省試風過簫賦甚麗爲詞人所諷

李逢吉舊書本傳逢吉字虛舟隴西人祖顏父歸期逢吉登進士第

陳通方永樂大典引閩中記陳通方閩縣人貞元十年第四人及第　閩川名士傳陳通方閩縣人貞元十年顧少連下進士及第時爲公道大開採擢孤俊通方年二十五第四人及第以年少名高輕薄自負與王播同年王時年五十六通方薄其成事後時因期集戲謂其背曰王老王老奉贈一第言其日暮途遠及第同贈官也王曰擬應三篇通方又曰王老一之爲甚

其可再乎王心銜貯之通方尋値家艱還歸王果累捷高科官漸達通方後履人事人關王已丞郎判鹽鐵通方窮悴安坐不知王素銜其言投之求救同年李虛中時爲副使通方亦有詩相之求爲汲引云應念路旁憔悴翼昔年喬木幸同遷王不得已署之江西院官赴職未及其所又改爲浙東院僕至半程又改與南陵院如是往復數四困躓日甚退省其咎謂物好日吾苟戲遽不知上生遠爲深餓人之於言豈合容易哉寺値王眞拜禰分懸絕追湖無地悵望病終

李虛中

見上韓愈李虛中墓誌銘虛中字常容進士及第拔卽側爲命皆者五百家韓注以虛中十一年登第談

王播

舊書本傳播字明敭附亂雖嘉州司馬祖昇咸陽令父恕揚州參軍播擢進士第登賢良方正制科　唐詩紀事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齋飡僧厭怠乃齋罷而後擊鐘　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遊向之題名皆以碧紗幕其詩播繼以二絕句曰三十年前此院游木蘭花發院新脩如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

鄭瀚

舊書鄭餘慶傳餘慶子瀚瀚本名涵以文宗潛邸時名同改名瀚貞元十年舉進士　昌黎集有送鄭涵校理序五百家

注引補注涵第進士餘慶時爲東都留守

豆盧署 太平廣記引傳載豆盧署本名輔眞少年旅於衢州刺史鄭式瞻厚待之謂曰子複姓不宜二名吾爲子易之乃書署著助三字授之曰吾恐子輩從中有同者了自擇爲是夕夢老父告之曰使君與君易名君當四舉成名四者甚荘又曰君後二十年牧玆郡又指一方地曰此處可建亭臺既寤因改名署後已再下第又二舉後復不第又二舉及成名蓋自改名後四舉也後二十年果爲衢州刺史于所夢之地立徵夢亭　按前定錄作貞元六年舉進士下第既二年又下第後二年果登第故知在此年

柳立 河東柳立見柳宗元四門助教廳壁記韓注貞元十年立中進士

李頎 太平廣記引感定錄貞元中有舉人李頎方就舉聲價極振忽夢一人紫衣云當禮部侍郎顧少連下及第寤覺省中朔並無姓顧者及頎有人通刺稱進士顧少連謁頎驚而見之具述當門生顧曰某纔到場中必無此事來年頎果落第自此不入試罷歸至貞元九年顧少連自戶部侍郎權知貢舉頎又未第因潛往造焉臨放榜時相特囑一入頎又落但泣而已來年秋少連拜禮部侍郎頎乃登第　按貞元中當作大歷中

席夔 五百家韓注引樊注云韓行錄席夔行八貞元十年進士

齊昭 五百家韓注樊氏曰登科記昭貞元十年登進士第 夏方慶 見文苑英華 按陳羽有伏翼洞送夏方慶詩見荆公百家詩選

明經科

張□ 昌黎贈張童子序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人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衞兵曹之命按童子以貞元八年舉童子科此年又明經及第也

諸科二十六人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裴垍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字宏中河東聞喜人弱冠舉進士貞元中制舉賢良極諫對策第一授美原縣尉 劉禹錫韋處厚集序德宗朝天水姜公輔杜陵韋公執誼河東裴公垍以賢良方正徵

王播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李宗閔王播神道碑銘貞元十年舉進士第是年策賢良以直言校書于集賢殿以太和五年卒年七十二推之是年三十五歲閩川名士傳以爲五十六歲者誤

朱諫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裴

度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應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對策高等授河陰縣尉

熊執易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許堯佐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權德輿送許協律判官赴西川序十年冬予與今左曹相君兵部郎崔君同受詔禁中雜閣對策以第其等將命于庭有請樸召職之功錢首且以郎吏諫曹為言時相君為吏部郎崔為右補闕因相顧曰直言者方議切吾薦其可拾諸子撫手賀之以為得雋及後詔下徵他日之詞則許生也 按許生當即堯佐 唐詩紀事許康佐諸弟皆第進士而堯佐最先進又舉宏詞 新書許康佐弟堯佐擢進士第又舉宏詞為太子校書

徐宏毅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杜轂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崔羣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柳宗元送崔羣序甲俊造之選首讐校之列童宗說注云貞元十年羣舉賢良方正授校書郎

皇甫鎛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鎛貞元初登進士第登賢良文學制科 容齋續筆唐德宗貞元十年賢良方正科十六人裴垍為舉首王播次之隔一名而裴度崔羣皇甫鎛繼之六名之中連得五相可謂盛矣而邪正賢不侔度羣同為元和宰相而鎛以聚斂賄賂亦居之度羣極陳其不可度恥其同列表求自退兩人

竟爲鎛所毁而去且三相同時發科不可爲無事分而玉石雜糅薰猶同器若默默充位則是同罪患失以私妨公裴崔之賢詎難以嫌也　按此是崔羣皇甫鎛名在裴度之次今册府元龜唐會要傳鈔誤也

王仲舒

見册府元龜唐會要舊書文苑傳下仲舒字宏中太原人不就鄉舉貞元十年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仲舒登乙第超拜右拾遺　權德輿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太原王仲舒貞元十年冬辭諸侯部從事賢良對策歷左右諫列儀曹考功郎　韓愈王仲舒神道碑銘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又見墓誌銘

許季同

見册府元龜唐會要

仲子陵

見册府元龜唐會要新書儒學傳仲子陵蜀人舉賢良方正　權德輿仲君子陵墓誌銘貞元十年舉賢良方正拜太常博士又司門員外郎壁記故城仲子陵俯詞而兼仕說經有師道

鄭士林

見册府元龜唐會要

邱頏

見册府元龜唐會要　權德輿有送邱頏應制舉序　按邱頏與韓昌黎同爲董晉幕客昌黎寄周員外詩云陸孟邱楊久作塵同時存者更誰人其言邱郎頏也　按容齋續筆是年賢良方正科十六人楊嗣復權文公集序又作升名者十七人此祇十五人當有尋佚

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朱穎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　張平叔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李景亮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博學宏詞科 洪興祖韓子年譜引科第錄十一年試朱絲繩賦冬日可愛詩學生代齋郎議按韓文考異學生代齋郎議諸本作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是洪氏譜誤　陳諷 見文苑英華廣卓異記引登科記陳諷貞元十年進士狀元及第翌年宏詞頭登科　王太真 見文苑英華　庾承宣 見文苑英華

知貢舉　戶部侍郎顧少連 見唐語林柳宗元與顧十郎書云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致書十郎執事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韓注貞元九年十年顧少連以禮部侍郎知貢舉取進士六十人諸科十九人按進士之數與登科記符諸科疑有誤字

范傳正風過簫賦曰風爲氣兮海暢簫在物而虛受何相會於自

然合無情於妙有泠泠斯韻習習占久如聞松蓋之顛宵比土囊之口颯爾而至鏘然輒隨響機度以俄遠聲成文而不虧其虛其實是可披襟而納以條以暢何煩鼓腹之吹彼孔雀下降鳳皇來儀雖見美於格物豈不慙於有為彼籟之韻惟風所借或激越於淸曉或凄涼於永夜寂寞之內爰生不老之音希夷之間是合不言而化謂越客作琉其遺響謂秦女遂度其仙駕散彼寥夐復於沉潛被治國之風以安以樂在敬心所感乃直乃廉動有輕重應無洪纖解愠且和可並鼓琴之唱不姦而順亦其從律之占若乃察其所感益有符於元漠豈惟契於閒濟籟之所之智之所知誠

萬殊之舛錯終一貫而逶迤風從武兮飄忽鶬梟鳳兮參差何體異之如彼而音同之若斯豈不以宮商所合唱和爲稱類霜鐘之時叩同灰管之潛應時然後起風匪躁求激而乃揚簫爲靜勝彼鈞天之音肸蠁洞庭之樂虛無豈比風簫之感召亦由律呂之相須異搜奇於蔡笛鄙濫吹於齊竽徵顏成南郭之言浩然難究擬宋玉王襃之賦庶或同途文苑英華

夏方慶風過簫賦曰風之過兮一氣之作簫之應也衆音以殊雖高下以異響終合散而同途體宮商而自得韻淸濁以相須動必造適用當其無宜然理順照與道俱以由一人之化爲而不有萬

物之心以虛爲受帝於何力各自遂其生成天且不言乃能恔於悠久觀夫指大塊之噫氣裁衆管而聲隨始飂飂兮清越終杳杳以遼遐遠而聆之初疑白武方嘯近而察也旋驚丹鳳來儀知化本之有朕見天籟之在斯道冏無名物冏不感彼命宮而商應信陽舒而陰慘雲何爭而從龍水何情而刳坎故達人作用而虛淸其心大道不疵乃滌其元覽之風也扇其輕重之籟也應以洪纖彼若疾而飄我則以號以嗷彼若和而靜我則若沈若潛協巽夫暴心感而竊以厲敬心感而直以廉爾其斷續淸空蕭寥永夜歷虛無而輕颺自遠拂松竹而幽韻相借微聞閶闔下伴金奏之發大

庭迴徹雲中疑笙簫之隨羽駕莊生託之以齊物子綦由是而觀化化之至矣茲焉可知風乃不私其用籟亦自得其宜元元立言事無事我后垂拱爲無爲君子曰風籟也罔原注疑不爭其善勝契不言而自應是將觀彼以化成豈獨因之而比興文苑英華

王大貞朱絲繩賦曰達者覩物而自識脩繩而象直白能受采知成用而可脩樂匪在音遂執中而有得諒絲繩之爲物類託質以自植幸操張以一伸任縱横而取則故能貞而守正勁以全眞含至和以不屈抱孤直以誰隣若剛克以自致諒柔立而有音齊達人之履道比君子之脩身久而莫渝豈紅紫之見奪勁而不撓非

糾纒疑作纆之爲倫當其浞水初滋勢如東理女工爰作覩其所以如積微於杪忽遂立質於經紀察其本同成經以自綸喻乎時表直道以如砥挂端標以有準持正色而爲美將配德於淸亞願齊名於直矢故能從繩作直因物寓詞苟一繩之可法將百行以爲師義足仰而象矣理自中而得之直可自作奚感飽君之與色非我行徒興墨子之悲將勁挺而自守庶回邪而不欺俾夫取象師心必由斯道考朱絲之外物得素尙於中抱奚水鑑之足徵詎韋絃之是保覩夫正不與奸色儔勸吾人之爭脩直不爲虛聲枉俾吾人之取象故能名昭樂曲義暢人謨鄙在勢而不理賤爲直以

就汙願處微而自正終守直而不渝足以試良材而轉難操端循質而喻通逵苟中正之可進願從繩而已乎 按文苑英華此賦闕名永樂大典載作王太眞今從之

質承宣朱絲繩賦曰絲之爲體兮柔以順德絲之爲用兮施之則直從其性而不改成其音而不忒故君子體直以爲象履中而立身豈委曲而取媚將勁挺而惟新既端懿以難疋想高張而莫倫初未爲絃兮信任其舒卷既比夫矢也諒難乎屈伸寗懼不合於衆而改操不同其類而易直雖立質以假物立音而因人敦夫虙氏之功辨夫圓客之養非繞指以可悅將如絲而是仰志士以是

而興嘆詩人因此而取象淸廟之瑟非我而莫聞空桑之琴非我
而奚響惟直是與惟端是求惡靡然以從俗恥紛若以隨流天心
保眞側媚見而用悔（原注疑）神道助正書詩鑒而無憂信乎去邪以
受福孰不履正而身偕閙其色兮未嘉素其質兮孰美信挺挺而
直繩是若固奕奕而渥丹無比欲衆之好我染之而匪他知代之
惡邪直之而有以非矯其俗將還其時當三時而有秩諒一向而
無疑道在斯而爲得文捨此而何之古所以嗟是非而莫分怨邪
正之難考多將任情而媚俗鮮能率性而行道何不鑒朱繩而獨
與衆羣類而且殊其美雖偶其道則孤儻斯言而是當又可得而

已乎文苑英華

陳諷冬日可愛詩曰寒日臨清晝寥天一望時未銷埋徑雪先暖讀書帷屬思光難駐舒情影若遐昔臣曾比德謝客昔言詩散彩宵偏照流音信不追餘輝如可就迴燭幸無私文苑英華

庾承宣冬日可愛詩曰宿霧開天霽寒郊見初日林疎照逾遠氷輕影微出豈假陽和氣暫忘元冬律愁抱望自寬羈情就如失欣欣事幾許曈曨狀非一傾心儻知期良願自茲畢文苑英華